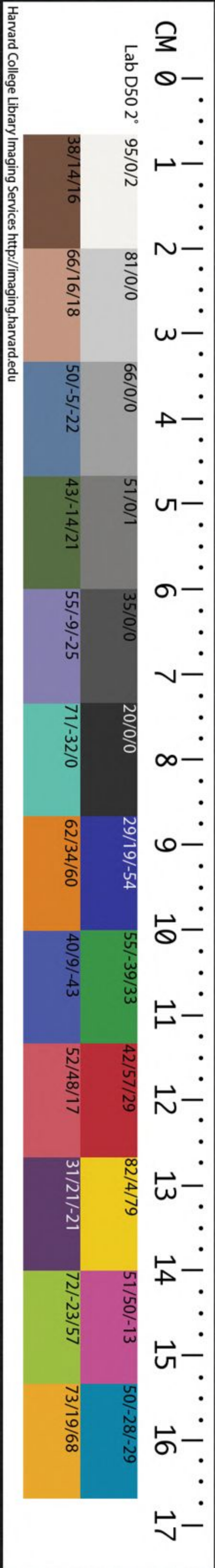


T2514/42386 (12)

ASIAN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57

4



漢書卷之二十一

漢書卷之二十一

唐紀

唐紀

國忠謂家臣在末等

之所然今將不此

夫受命者人

况其

其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唐紀

玄宗下

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

去憂而從樂，人生之常情也，樂之過者，憂必隨之，况樂非其道乎，國忠以令名終不可致，不若且極樂，以其所為而樂可保也，君子亦為之矣，林甫禍

論楊國忠不知鑒李林甫禍敗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敗非異時事也。又非他人所爲也。國忠不知監焉。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李林甫、楊國忠是矣。

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未敢落也。以白國忠，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遂置暄上第。及暄爲戶侍，珣始遷吏部，暄猶自嘆淹回。

鄭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丁公呂伋世濟其美。入掌兵政，周公爲太師，伯禽封於魯。國忠所謂我子

論楊暄不及
李岫

何患不富貴，未爲失言。但取之不由其道，直以威勢迫脇有司，而廢公選之法，是則正晝攫金，又非止鑽穴窺隙而已也。夫取之不由其道，則其失之也亦然。國忠父子燁然貴赫，能幾何時？張彖所以有冰山之况也。昔李岫尚知其父之危，苦口諫勸，暄旣獵取名位，復恨滯淹，其不及岫又遠矣。卒之暄之禍酷於岫，天道於有知無知，施罰重輕，固不僭歟。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

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延文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術之工皆處之

論中書之權不當分

國家陟降多士當出於中書中書有私徇小則詰責大則黜削可也不當疑其專而分其權翰林初置人才與雜流竝處其後雜流不入職清而地禁專以處忠賢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豈云私人

綱目節錄其

相無不統豈云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爲異同也進退輔弼既與之謀安知無請託之嫌小人處之附下罔上安知無賣主之事故君道公而已矣或曰文章之用至衆中書門下之職至重勢有不能兼也故必委之翰林不可廢也曰自太宗高宗時尙未有此不聞乏事武氏聚華藻輕薄之人於北門而中宗以宮婢主文柄是何足法者不必遠稽兩漢上法三王直取則於貞觀則所損益可知矣

天寶十三載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春秋魯桓公三年秋七月日食既先儒以爲荆楚
僭號鄭拒王師之應。呂武末年皆有此象。二后尋
沒。梁武太清中日食不盡如鉤。侯景叛亂連年。二
君梁亦隨滅。明皇時日有食之同於太清者再。
其變不亦大乎。而不知戒焉。以數言之。日中則昃。
今享國既久。乃將晦之時也。以義言之。謫見則食。
今主德昏蔽。乃蝕盡之象也。先是開元十七年日
食不盡如鉤。爲用宇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

論明皇不知
日食之戒

載十七年間日食且十天於明皇眷眷丁寧之意
勤矣。而恐懼修德正厥事。咸無傳焉。故自六年至
十二年寂無告戒。若欲絕之。而猶未忍也。至是日
食不盡如鉤。爲寵楊太真也。用宇文融。其心蔽於
貨利。於是韋堅王鉷楊慎矜竝爲聚斂。而明皇好
貨之蔽終不可解矣。寵楊太真。其心蔽於聲色。於
是韓國虢國秦國竝承恩澤。而明皇好色之蔽終
不可撤矣。凡欲非一端。惟貨色尤甚。徇于貨色。必
踈賢人。此昏之所由也。遠色賤貨。必親賢人。此明

之所自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何以能然哉？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已矣。明皇誠能仰觀於天，俯求於己，知太陽侵蝕之咎，不在乎他革而正之，其變亂爲治，易危爲安，猶反手耳。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千八十八。

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世有博古者，言自古人主

論明皇自毀戶口

養民至一千萬戶則止矣。三代以上無經據者，兩漢而後，誠未有溢於一千萬戶。明皇幾之矣。繁夥旣極，理復虧耗，豈人力所能遏哉？是以數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然者，堯舜禹啓，太平凡一百餘年。周成王身致刑措，康王穆王昭王嗣守丕業。太平亦二百餘年。豈與後世中國無事之時淺促之比也。然則唐虞夏周之民，豈止一千萬戶而已哉？養之旣至，教之又備，無天札瘥

及兵革殺戮之禍。父子祖孫連數十世為太平之民。王者代天理物。於是為盡矣。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監哉。可不監哉。

十四載

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二人。達奚珣疑有變。奏請止之。上亦稍寤。遣神威喻旨。且曰。朕新為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祿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引神威置館舍。不

論明皇迷而不悟知而不戒

復見遣還亦無表。十月上幸華清宮。

前此言安祿山反者。上不信。以未有迹也。至是其迹已著。可以信矣。方且幸華清。賜湯浴。如常日然。無乃明皇欲其反乎。不然。何其蔽惑之甚也。或曰。當是時。祿山兵精馬壯。使明皇逆為之備。亦安能禦之。曰。顏杲卿張巡之徒。以一縣一郡千百之眾。尚能倉卒立功。况據四海全盛之勢乎。苟變易其思慮。澡雪其精神。蒐兵擇將。立有區處。比祿山之反。尚在兩月之後。縱河北俶擾。賊亦安得遽然跨

河踐華。失守社稷。越在草野之辱。必可免矣。惟其迷而不悟。知而不戒。則末如之何也。

祿山反。詔榮王琬爲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皆市井子弟也。上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

武氏淫亂。而用得其人。兵制不改太宗之舊。故內無盜賊之變。外有四夷之功。明皇耽樂。而用非其人。以召募長征。變府衛良法。故邊將一叛。而州郡瓦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至是募市人

論明皇上不
法貞觀下不
及女主

充東討。是則張說所建。才足以備數。一時未二十年。其制已壞。至無兵可使。輕變祖宗成憲。其患乃爾。太宗命將征伐。四克未嘗遣中貴人監其軍也。武后尚不肯以御史監軍。曰。自下制上。旣非令典。且何以使人有功。遂罷之。玄宗寵信宦官。於是始遣邊令誠爲監軍。基後世無窮之禍。上不法貞觀。下不及女主。何以保其國哉。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乃誣奏仙芝與封常清之罪。上大怒。命令誠卽軍中斬之。初常清兵敗。

論明皇以國
之成敗為戲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七
三遣使陳賊形勢，上皆不見。常清自詣闕，敕令還軍，既斬二人，士卒大呼稱枉，其聲震地。大盜颯舉，國方阽危，令誠當協心畢力，以佐兩將。雖敗于河北，若嚴扞潼關，與蒲坂連接，則長安猶有所恃。乃以私意干請，怒其不從，遂誣奏之。小人不知緩急，以利為喜怒。如此明皇若引召常清，問以軍事，猶得修備禦之策。既不見使者，又不見常清，直以國之成敗為戲，而使令誠肆其讒毒，以生士卒之怨，欲不亡得乎。

顏杲卿起兵河北響應，附祿山者六郡而已。杲卿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邺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終當夷滅，公若誅諸將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不世之功也。」循然之，未發。祿山知之，殺循。

顏杲卿倉卒拒賊，斬二將，禽一將，走一將，散井陘之眾，解饒陽之圍。河北十七郡皆應之，得兵二十餘萬。若賈循事就，賊巢既傾，真可不逾旬時坐平大憝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何也？明皇保養姦邪，棄置賢能，而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

論天不使明
皇得忠義之
報

綱目節錄其
文

也。又况癰疽之聚，其來已久，方爾潰決，無一手掩而止之之理。此杲卿巡遠之徒，所以相繼摧滅者也。故制治保邦，必慎於未然之前。若車既奔壘，舟既沈流，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

十五載卽肅
宗至德元載

杲卿兵敗祿山殺之，顏氏一門死者三十餘人。

論杲卿家禍
君子之不幸

致亂者李林甫、楊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者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淺識之士，所以疑天理善惡報施之僭也。此亦猶顏回不年，而桀跖壽考，陽虎列鼎而尼父菜羹，天之於人，未嘗數數然較其善惡

綱目全錄其
文

之長短輕重。尺寸銖兩而報之。要之人生有正理，必當爲善而不可爲惡。天有常道，爲善者必佑，爲惡者必罰。此則終古不可易者。若杲卿家禍，蓋亦百一固君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史思明圍饒陽，李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思義降。光弼問取思明之計於思義，思明遂退。

廣於咨訪，惟善之從。雖敗可以成功，專已自用，復諫違衆，雖勝可以致敗。韓信得李左車而下燕齊。

光弼有韓
信之風

左車降虜也。信方秉大將之權，擁三軍之衆，席破國之威。夫豈無人而降虜是師。此固古聖賢所行而信能之。宜其凜然爲漢三傑也。李光弼其聞信之遺風而興起者乎。

顏真卿敗賊兵於堂邑，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召之并力。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爲嫌，且以堂邑功讓之。

顏真卿守平原，先賀蘭進明起兵，又爲河北採訪使。則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并力可也。咨其計畫可

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則又甚矣。真卿爲是，待非懲常山之敗乎。愚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杲卿送捷京師也，張通幽泣請曰：兄不幸陷賊，請與永明偕行，以事勢言。通幽與杲卿同謀起兵者也。杲卿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正應留此，與我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湔。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姦謀沮止，而王承業亦何緣更其表而爭其功乎。杲卿旣失之，真卿乃務下已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是此

以不情相與彼以不情相受如此其能久相處乎
爲真卿者宜具堂邑戰伐上之朝廷朝廷必以真
卿爲制將於是部勒所得數郡與郭李犄角不亦
善乎是故每事咨之不足爲謙以進明非可咨之
人也軍權稍移不足爲賢以進明非制將之才也
讓以衆功不足爲恩以進明非所當得而與之也
真卿忠義奮發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
郭子儀李光弼請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上
不能從

論玄肅有賊
謀而不用

智計之士所見略同自祿山起前後欲傾其巢穴
者凡四人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李泌其謀非相
約竝時而發也杲卿不幸才未及展李郭則以告
玄宗李泌則以告肅宗矣皆不見聽玄則智慮已
昏肅則志意不遠遂使竒略抑鬱而禍亂延蔓天
下之事莫大於人不能謀謀之已臧而不能用則
未如之何矣夫賊之枝葉散蔓於兩河然皆居客
地也傾其巢穴猶潦水四漲而無壑可歸其涸固
可立而俟也

論楊國忠致
安祿山之反

國忠集百官問計皆不對。國忠曰：人告安祿山反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也。

當無事時，竊寵於君，凡百輒以爲己功。及禍亂既形，賣君於衆，毫髮不以爲己負。姦人罔不然者，然人非嬰孩鳥獸，豈可眩也。言祿山反者甚衆，而上不信，是則然矣。致祿山之反者，誰歟？身爲宰相，不任此事，得乎？依倚內嬖，從君於昏，朝廷不理，馴致大亂。乃曰：非宰相之過，欲以自免。天人交怒，其發不待旋踵矣。

論李林甫楊
國忠皆以反
死

車駕幸蜀，至馬嵬驛，將士憤怒呼曰：國忠謀反，遂殺之。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國忠言祿山反，非誣也，而明皇不信。林甫國忠未嘗反也，而皆以反死，何也？林甫好以反誣人，國忠又反誣林甫，躬自蹈之，亦其理宜矣。天下之憤積二十年，大壅而決，此乃子產焚載書之時也。魏方進當因其時而順導之，乃以殺宰相，詬責士卒，不知時措。一至於此，苟以國忠爲不可殺，是與之同，亦不得免乎死矣。昏亂之朝，官爲御史大夫，一

無規正。亦得免乎死矣。

上出慰勞，令收隊，皆不應。陳玄禮曰：國忠既誅，貴妃不宜供奉，願割恩正法。上倚杖傾首而立，久之。韋諤前曰：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速決。上曰：貴妃安知反謀？高力士曰：將士勢不自安，乃命縊之。軍士皆呼萬歲，始整部伍爲行計。

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鉷爲色役使，併徵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

論貴妃一家
怨塞宇宙

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疎族進薦，鮮于仲通帥劔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敕，則毒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于祿山，以致叛反，則毒又甚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怒？一人三失，怨豈在明，猶當圖其所不見者，况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由更避其死也？人君孰不有女寵，而寵惑至此，自非陳玄禮、高力士、韋諤勸以速殺，則衆怒之禍，必及其身矣。而或者乃云：不聞夏殷之衰。

自誅褒姒，以是爲玄宗之美，則非矣。使陳韋不言，明皇豈能斷而除之？蓋亦迫于不得已耳。

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比衰老，致逆胡亂常，今卿等勞苦，朕甚愧之。今聽卿等還家，朕獨還蜀，可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泣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二。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遂息。

論玄宗豪侈
放逸於前，挫
折屈辱於後

嗚呼！悲夫！玄宗之在扶風也，方其盛時，開闔乾坤，轉移山海，顧指氣使，無不如志。今也受制於士卒，懍恐於流言，欲齊之以刑，則刑不得施，欲壓之以勢，則勢不得行，遂至其詞善誘，若乞憐者，然後僅免危殆。向者削平內難，志氣英果，今何在歟？無乃不知持其志以縱其氣，是以豪侈放逸於前，而挫折屈辱於後歟？由是知終始惟一，厥德日新者，其必有道，而人君所當疊疊也。

陳希烈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洎俱降賊，祿山以

論陳希烈學
莊老而不得
其正

希烈均爲相

宰相人臣之極位，旣已爲之，不獲乎上者，奉身而退可也。何敢生怨，正使懷有不平，亦何至喪身而事賊。且相祿山有踰於相，明皇乎，不從賊之害，能甚於失恩乎。希烈學莊老者也，彼徒見其曠蕩放肆，以立名節與毀名節等耳。審如是者，爲宰相與不爲宰相，亦可齊以一致，而怨於失恩，何也。學荀子而不得其正，猶爲坑儒焚書之事。况學莊老乎。

肅宗

玄宗之在馬嵬也，父老遮道請留，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曰：至尊旣不肯留，某等願從殿下東取長安。若皆入蜀，中原無主，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使人白狀。玄宗曰：天也。喻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又使人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行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牋五上，肅宗遂卽位，尊玄宗曰上皇天帝。

范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

唐高祖睿
不見幾太
宗明肅欲速
見小利

漢書錄其文

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孟子勸滕文公行三年喪，文公曰：父兄百官不我欲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孟子曰：啜菽而深墨，卽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先之也。世子曰：然是誠在我，遂行之。使肅宗有滕文之見，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耳。唐高祖睿玄之爲上皇，非所欲也，勢可以釋位而不釋，遂至逼遷，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不能少待，或稱兵，或借使

皆有奪位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昧於春秋首惡誅死之戒，甚矣。豈非後世之大鑒歟。帝爲太子，與京兆李泌爲布衣交。及卽位，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交，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裴冕、杜鴻漸、魏少遊等於肅宗初無雅素，特乘時攀附以取富貴耳。李鄴侯則帝之故人也，不惟肅宗當亟相之，冕固宜避席而讓也。在泌自處亦無躡取之嫌，不稱之譏，然力辭而不居，何也？無乃其

李泌心自
不可於帝

心有所不可於帝。歟。總。州。遊。從。遽。相。屈。伏。既。非。素。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承。奉。均。蒙。不。正。之。責。此。泌。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為賓友者也。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為巡所敗。潮謂巡曰。足下其如天道何。巡曰。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人倫天道同條而共貫者也。而秦漢以後。學者不知其一矣。使巡偶然言之。得不謂之暗合乎。使其學而知之。不謂之心通乎。令狐潮之意。謂唐室衰亂。蓋天道也。豈惟潮。凡有昔叛之心者。孰不為此。

論張巡賢字

綱目錄其文

言惟明於人倫。則犯上者且無有。况作亂乎。以是觀巡。非特能馭軍守城而已。蓋賢宰相也。

上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不弘耳。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柰何矜之。泌曰。但恐上皇聞此。敕意陛下為韋妃之故。萬一慚憤感疾。是陛下不能安親。上流涕拜曰。朕不及此。

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權。妬嫉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社塗炭。按誅王

論肅宗可
小知而不
以受

綱目全錄其
文

敦故事跪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已。是以天子而讎匹夫。不亦褊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容。德足以覆。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可以小知而不可大受邪。

至德元載冬十月朔日食既。

日食大變也。既變之尤大者也。肅宗始初清明志平禍亂。未有酒色昏荒之事。而謫見于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

論肅宗人謹
天戒

綱目全錄其
文

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辯。肅宗乘危取位。而不能孝父愛張良娣。而不能刑家。任用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泌不敢自安。而君子退。小人進。其功業不遂。父子不相保。而身不得令終。卒以是三者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僭乎。使肅宗克謹天戒。以日自况。恐懼脩省。克正厥事。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烏承恩以信都降思明。

先是常山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殺之。遣使者宗仙運來迎承恩。承恩以無詔命辭。再三說之。終不聽。

論烏承恩昧
於輕重可石

確守此志以信都之衆與朔方三千人憑嬰高深
要結鄰援相與擊賊萬一不捷死於其位上也至
於力屈則近有李郭可從曾不是圖乃舉城降賊
何見理之不明而執義之不堅歟是故從常山之
請不若固信都之守而下史思明之拜不若用宗
仙運之說惜乎承恩之智昧於輕重可否之差也
上問李泌敵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賊所獲皆輸范
陽○豈○有○四○海○之○志○若○令○李○光○弼○出○井○陘○郭○子○儀○入○河
東○則○史○思○明○張○忠○志○安○守○忠○田○乾○真○皆○不○敢○去○其○地

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惟○阿○史○那○承○慶○耳
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扶○風
與○李○郭○互○出○擊○其○首○尾○賊○至○則○避○去○則○乘○之○復○命○建
寧○並○塞○倚○角○與○光○弼○取○范○陽○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
李○泌○之○策○與○子○儀○光○弼○同○但○儀○弼○在○遠○語○之○不○及
詳○耳○使○肅○宗○盡○行○之○則○河○北○本○根○之○患○盡○去○它○日
藩○鎮○無○自○而○起○豈○非○久○遠○良○計○乎○而○肅○宗○先○從○後
違○夫○豈○智○之○不○足○乃○心○有○牽○制○之○私○耳○不○亦○惜○哉
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

論祿山逆其
反速

明皇寵愛祿山，自林甫國忠，皆不及也。疑間之言，如水沃石，而待遇益隆。顧欲倚之，扞西北二虜而已。得肆意娛樂耳。祿山乃以反叛報不貲之恩，不亦逆理之甚乎。逆之甚，則其反速。天降災殃，各從其類。故祿山以臣反君，則慶緒以子弑父。如表之有景，而亂臣賊子終不懲也。

上欲立太子，李泌諫止。

肅宗不受寶冊曰：不敢乘危傳襲，但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耳。夫百官名稱，乃可攝行。何者？人臣有

論肅宗乘危
傳襲

功緒之稽進退之義也。惟天下無攝攝皇帝云者。王莽之惡非法也。今肅宗已卽位，布號於四海，而奉玄宗爲上皇矣。豈曰權總云乎？夫寶冊虛禮也，亦猶傳國璽之爲物也。居其位而無璽，與冊不害爲天子。受冊佩璽而不居其位，不害其非人主也。置寶冊於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爲皇帝，先欲建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襲。吾誰欺欺天乎。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

論肅宗方在
播越已變危
亡之跡

綱目錄其

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倓
言二人罪惡於上二人譖倓謀害廣平上怒賜倓死
古之人憤而啟悱而發衡於思慮而作徵於聲色
而喻操心危慮患深而達肅宗爲太子厄於李林
甫二十年其憤悱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一楊妃
信任宦官聽讒殺子曾不知戒夫明皇中人之資
也身致太平然後肆意亦中人常事肅宗方在播
越大勲未集巨寇猶存宗廟未奠除陵寢未瞻省
已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

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中人以下不可語上無自
能興復之理也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
兵與遠合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請遠
守公戰自是遠但調軍糧脩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
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大敗夜遁

賢哉許遠之爲也張巡位出已下知其能而授之
兵協濟國難虚心佐佑之不以爲嫌推此意也盧
懷慎之相業其所優爲也夫推賢人君子有惟賢

論許遠有推
賢好善之誠

讓善之誠心而無妬忌之行。一有妬忌之行，不問其事之大小，必當以小人斷之。此見於秦穆自誓，而孔子言大學，引以為據者。故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充而不已。伊尹周公是也。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充而不已。李林甫盧杞是也。

上至鳳翔，諸道兵皆會。李泌請用前策，上曰：「今當直取兩京，更先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新至之銳，攻已老之師，其勢必克。賊眾遁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

來則用兵未已也。若先除其巢穴，則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

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

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

不為兒女之戀，於馬嵬舍上皇而西行，為宗廟社稷之大計也。今大計未就，復盡晨昏，寧棄遠猷而不用，何也？欲速見小利之過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肅宗雖已即位，未入京師，有衣錦夜行之心，故乘諸軍初集，急取長安，戴黃

論肅宗年號
而心尚童

論肅宗年號
而心尚童

屋。建左燾猶人之富貴而以歸故卿為榮也。豈非
年壯長而心尚童歟。夫安能削平僭亂而混一四
海歟。

上皇思張九齡先見為之流涕。遣使至曲江祭之。厚
恤其家。

楊妃再出宮。及歸而寵愈厚。張九齡罷相。繼貶而
死于荆。孔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其效驗至
於亡國。可不懼乎。李觀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
嬖六人庸何傷。君子非之曰。未有蠱其心於女色。

論太平之君
惟無欲然後
能精為守成

而又能盡其心於賢者也。王氏亦曰。但誅宰嚭則
宮中有西施。不足憂矣。是不然。附託楊妃以進身。
固位者。李林甫。楊國忠。高力士。安祿山。凡幾宰嚭。
可勝誅耶。故西施者。宰嚭之所倚也。妲已者。飛廉
之所倚也。張麗華者。江總之所倚也。胡武嬪者。于
忠之所倚也。楊太真者。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諸
人之所倚也。小人必倚內寵。君子則無所倚也。明
皇忽九齡之言。及身履危亡。而後思其先見。方之
袁紹。有憾於田豐。則遠矣。雖然。亦奚及哉。正使卿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也。用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於播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

尹子奇復攻睢陽。城中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時許叔冀在譙郡。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巡令南霽雲告急於臨淮。霽雲再三說之。慷慨泣下。進明終無出師意。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宰相房琯惡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以叔冀副之。叔冀恃其兵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度。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嗚呼。賀蘭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亡在旦夕。我能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虞於叔冀者。直以事理騰牋聽命可也。今遲疑選悞。智勇俱喪。而忠義不立。千載之後。猶有羞於南霽雲。豈不辱乎。房琯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廢之。以爲有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操此心以馭人群。難乎功業之遂矣。

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

湯十一征而爲王百姓知其心曰非爲富有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伊尹相湯爲世保衡其言曰一夫不獲其罪在我宜其代天理物爲聖君賢相也夫子女豈禽獸讐賊之比哉乃大唐五世之民耳爲急欲得城之故乃舉而棄之於夷狄或功勲之家或禮義之族或富庶之裔或孤弱之遺先已爲大盜所困其望王師何啻渴者之望水使回

紇置而獵之其冤恫憤怨之氣迫於王命無所伸愬其方之推而納之溝中者何以異乎肅宗於是失君道矣任是責者非裴冕房琯與李泌耶

李泌請爲閑人上曰累年同憂今方同樂柰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卿何疑朕如此泌曰殺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旣安乎上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泌曰非也乃建

寧耳。上曰：建寧欲害其兄，圖繼嗣，卿不知耶？泌曰：審然者，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言其冤，流涕嗚咽，可以察矣。上泣下曰：既往不咎，泌曰：願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天后方圖稱制，惡太子弘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焉。上驚曰：安有是時？良娣忌廣平有大功，潛構流言，故泌及之。泌固請歸山，上留之不得，乃聽之。

論鄴侯得出處進退之義

鄴侯不事肅宗，必欲辭云者，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山表裏相結，旣無除之之道。寧舍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雖然，棄舊而圖新，改往而脩來，惟剛明之才，能之。肅宗豈其人乎？泌所謂五不可者，一曰：遇陛下太早，則意在交友之分也；其四者，特爲之詞耳。其情直以內間張后，外間李父，留而不去，難必及也。而難於發言，故言建寧冤死，以戒再摘之禍。語雖不及，而意則有指矣。使漢高光武而聞之，不待

綱目錄其文

辭之畢而深有感于心。泌反復百餘言。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固請而必去。是故爲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爲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爲首。張后寵于內。輔國寵于外。則賢者必不自保。賢者不自保。則唐室之卑。自是始矣。嗚呼。鄴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者矣。

以嚴莊爲司農卿。

嚴莊。祿山佐命元臣。最貴用事。諸將皆不及者。既同祿山叛君。又教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

論唐既官嚴莊何以討亂

綱目全錄其文

此者乎。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矣。唐既受其降。又官使之。則當時亂臣賊子。又何必討。斯舉也。殆將吹波而助瀾歟。

上皇至鳳翔。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父也。當盛威儀。備物采。何必發精騎耶。事之無成憲者。有其舉之。當爲後法。今以精騎迎安。與它日遂有露刃而劫遷者。凡物不可不慎。而况於父乎。夫上皇釋兵而見其子。

論肅宗不當以精騎迎安與

豈非張后輔國之謀。已有聞於外耶。興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於是矣。

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曰。均垍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垍。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垍為汝長流嶺表。均不可活。汝更勿赦。上泣而從命。

論肅宗悖天

張說及垍於肅宗為太子時。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仁慈也。非上皇必欲信讒。而二

張必能奪之也。今肅宗謂非說父子無有今日。以生生之恩。專歸說垍。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伐私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均垍貴連國戚。身出相門。受寵蒙榮。非他人比。一旦稱臣于賊。曾不疑愧。若以私勞免其大戮。則君臣之義廢。而國法不必設矣。為肅宗者。以均垍付之廷尉。不得免死。而為張說置後。其庶幾乎。

綱目錄其文

肅宗六年

立張淑妃為皇后

論張后李輔
國所以深怨
上皇

故妃韋氏無罪被廢削髮爲尼尚在禁中肅宗宜如何若以家事聽上皇之命則上皇無旨使立張淑妃蓋時移事變於韋氏必有憫惻之意矣至德二載韋氏卒史云其月日乾元元年三月始冊張淑妃爲后若如肅宗初問李泌之意豈至紆緩如此無乃上皇欲復韋氏久而未果此固張后李輔國之所以深怨上皇者歟

張后生與王伾纔數歲上欲立之而未決謂李揆曰倣爲太子何如揆再拜賀曰社稷之福遂立倣爲太

子

論李揆之賢

武惠妃欲立壽王瑁致明白呈一日殺三子肅宗所目覩也廣平王倣旣長且從艱難又有功勞當爲太子夫何疑者而惑於張后不能自決向使李揆懷姦內交宮禁如李林甫重以輔國爲援廣平必不得立而唐室再亂矣然則揆其賢矣哉

命郭子儀李光弼帥九節度使兵六十萬討安慶緒上以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論軍置元帥
則令出於一

綱目全錄其

受

二年

軍置元帥，則令出於一，不然必敗。古事盡然。肅宗以李郭難相統屬者，俱召入朝，面受旨意，使以相下濟務爲先。光弼本子儀所薦，又夷人也，必不敢當制將之任。則以子儀總九節度使之師，成功決矣。不然，俾二公分統之，殊方而進，擇利而行，亦其次也。而必使宦人宣慰處置，夫何意乎？是豈明主所爲乎？

史思明救安慶緒，大敗官軍。慶緒見思明稱臣，思明數其弑父殺之，引兵還范陽，稱大燕皇帝。

論史思明賊
而又賊

人而爲賊，至不道矣。然反心終在，以秉彜在天，不可滅也。其爲賊者，自滅之耳。史思明救安慶緒而戮之，豈不當哉？慶緒以弑父誅，則叛君者不異。思明知人而不知已，何也？使其戮慶緒，舉河北歸朝廷，釋甲入見，必與汾陽同爲異姓。王何榮如之，惟知人而不知已，則其所知非真知也。乘慶緒之衰，假討賊之名，利其土地兵馬而已。是賊而又賊也。終亦不免於祿山之禍。後來者曾不懲戒，亦獨何哉。

論肅宗以李輔國為一身

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殺之押官妻訟
冤李輔國救孫瑩鞫之無冤又使崔伯陽李暉權獻
鞫之與瑩同妻不服又使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
意歸罪夷甫伯陽召若虛欲劾之若虛詣上上匿之
簾下伯陽入奏若虛附會十人上叱出之伯陽四人
坐貶若虛除御史中丞宰相李峴奏伯陽無罪上以
為朋黨貶蜀州刺史謂左右曰峴欲專權朕自覺用
法太覺

毛若虛黨李輔國肅宗匿之於簾下是自為黨魁而

反罪李峴輔國專權著矣峴為朝廷扶立紀綱先
已奏陳仍又得旨曾未逾月竟為輔國所擠是肅
宗以輔國為一身忠信正諫何自而入乎姦邪之
臣何世無之惟人主聽信與之為一身則末如之
何是故李峴抑制輔國則肅宗以為專權宦者押
賜得賂不滿意則代宗以為薄我肅復面責盧杞
則德宗以為輕朕李絳不與李吉甫同則憲宗以
為朋黨使其待君子以此心夫豈有此蔽哉
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京師

論肅宗乾德
不剛

以天子女而配夷狄，耻也。甫及一年，遽以無子出而來歸，其耻大矣。而唐之君臣不以為耻，蓋其與夷狄結昏，以為常事故也。匹士之家，相擇為配偶，或不允而見出，尚羞于鄉里。况夷狄乎？設有公主下嫁士大夫而見出，斯士也免死幸矣。今回紇憑陵，肅宗不敢加以一言，甘心受之。乾德不剛，不太甚乎？與夷狄結昏者，可不以為永監乎？

李光弼屯中渾，與史思明力戰，思明潰走。祿山部將無如史思明，桀黠難克者，中渾之戰，李

光弼不遺餘力矣。客主相當，僅得一勝，自是之後，二人不復對陳。向若不罷郭子儀，使與光弼犄角圖思明，賊必可平，而無後患矣。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言所惡之事，竊以意度之。子儀渾洪重厚，不能為闖尹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也。自高力士有權寵，外庭目之為翁父，而肅宗亦以父呼李輔國。李揆非諂士也，身為宰相，於輔國亦執子弟禮，化自上流，从而成俗，人不知其不可也。而郭公大賢，寧肯以尙父之重，降禮於軍容。其見惡宜矣。或曰：

當是時人主委信內侍，子儀既欲爲國平賊，盍亦少貶，以濟事爲務，而形見圭角，自取疑疾，以至罷落兵權，置諸閑散，豈非所矜者小而所失者大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爲子儀而不可及者也。使子儀奉承朝恩，受其慰薦，以固權位，雖禽思明，平河北，未免枉尋而直尺。王良之所不爲，而謂子儀爲之乎？使肅宗誠意於戡定四海，必專命子儀，不使中人得軒輊之，子儀受知君父，而爲之建功立業，雖赴湯火蹈白刃可矣。故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光弼之見惡於程元振也，得非亦近是乎。

宰相第五琦坐事貶，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坐琦黨貶，安史之亂，用命守死者，莫過於張巡、許遠，擁兵不救者，莫甚於賀蘭進明。肅宗以此罪進明，雖殺之于睢陽，以謝戰沒忠義之鬼，良不爲過。乃置而不問，仍爲御史大夫，反用第五琦黨而去之，夫位爲宰相，安得不進人才，被其引拔，卽稱朋黨，其後來者豈兀然獨立而已，則朋黨何時而已耶？故凡坐

宰相而廢退誅殺者、惟大逆不道、逃國罔上之罪、乃可、苟罪不形顯、徒以朋黨之名而逐之、非政刑也、肅宗以房瑄黨而逐嚴武、以李峴黨而逐崔伯陽、以第五琦黨而逐賀蘭進明、謂惡人臣交私亦可矣、而張鎬以不事中要罷、蕭華、李峴、郭子儀、李光弼、以忤輔國朝恩罷、是黨於中、貴人則無害而蒙宰相序進、則爲黨好惡如此、豈足以君天下而服人心乎、

李輔國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言

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陛下當爲社稷計、豈得徇匹夫之孝、若迎居大內、可以杜絕小人、上不應、會寢疾、輔國矯詔將五百騎露刃迎上皇、遷居甘露殿、上皇驚幾墜、所留侍衛、纔尨老數十人、流力士等於遠方、輔國詣上請罪、上曰、卿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懼也、自是上皇日以不懌、辟穀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旣而但遣人起居、

內寵嬖豎、合而爲一、人主不悟、又委信之、其終不

至於篡弒逆亂者古無有也。肅宗之事亦可以爲
監矣。夫祖考所爲賢且德也。子孫瞻之鮮能及者。
非賢非德也。子孫倣之鮮不過焉。兩漢而下。繼世
之君。往往樞前卽位。孰有爲天子子。親承大寶。得
問安侍膳。舉四海之養以全其孝。盡其樂。如唐數
君。可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矣。而太宗明皇
肅宗之孝道無稱焉。豈非自太宗失之。歟。高祖睿
玄。晚節末路。不免兵甲震驚之禍。而玄宗尤酷。嗚
呼。悲夫。輔國之言曰。陛下當爲社稷大計。豈得徇

匹夫之孝。夫孝以奉父母爲先。然後上及於祖宗。
今父在也。乃困其身。怵於心。而社稷是安。此中人
已下所能辨者。肅宗不察。蓋自馬嵬西行。輔國已
有是言。今又云爾。是知肅宗爲人可誘以利故也。
當是時。白刃脇遷。盡去左右之人。而居西內。上皇
辟穀成疾。以至殂殞。其異於趙武靈王沙丘之禍。
幾希矣。夫以討賊之故。奪父之位。其終至於如此。
使安慶緒史朝義而有知。豈不含笑於九泉。元結
頌唐中興曰。盛德曰大業。是過譽其始。而未知其

終也。

或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爲魚朝恩沮而止。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爲安史所有。猶爲是計。不亦晚乎。雖然。以兵柄付郭子儀。則善矣。朝恩力沮其行。亦何意哉。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耶。肅宗初意復兩京而已。後東京爲思明所取。亦不甚介懷。姑命光弼

論肅宗坐失天下之半

綱目節錄其文

二年

禦之。欲速見小利。又用閹尹。廢棄勲臣。坐失天下之半。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嗚呼。人君不以天下爲度。其能濟者。末矣。

史朝義。思明長子也。無寵。思明欲殺之。而立少子朝清。或泄其謀。朝義憂懼。其黨駱悅。夜引兵而入。思明踰垣而走。射中臂。禽之。思明日。殺我大早。何不待我取長安。遂縊殺之。朝義卽帝位。

逆亂之人。其事雖無成理。其心固不爲敗謀也。不爲敗謀。則當不爲敗事。然不能如此者。利欲之極。

論利欲極爲盜賊

也。義理不極，不爲聖賢。利欲不極，不爲盜賊。利積而欲滋，則雖百萬羣居，而無終日之計。故安慶緒、史朝義皆以親子迫而舉事，曾不經宿也。夫祿山思明，狡黠有餘矣。叛而僭稱，坐席未嘗暖，皆欲廢長而立少，言出于口，而不及于腹。矢及于臂，經及于脰，天之報施，亦明矣。速矣，不可追矣。而亂臣賊子，肩相摩，足相躡也。夫豈未嘗知書，不監往轍乎？思明曰：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咄哉使長安不幸爲汝所破，而死于朝，義亦何成之有。

上元二年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論肅宗不知天命

人君不取表于天，而取表于日者，以父事天故也。日者陽精，發見之至著者也。故以爲人君之表也。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明；臣子背君父，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有其三焉。其失日深，未嘗改也。故至德元年，卽位甫爾，日食一既。至是食之又既，而加暗焉。大星皆見，陽精淪溺，天事常象，亦云著矣。而肅宗終無恐懼修省，仰答變異之意，必以天象人事。

綱目節錄其
文

不相涉也。曾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躬。酷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是故日食有常度，而春秋每食必書，不嫌其詞費者，以變異莫大乎日食，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以此防民。開元天寶日再食之不盡如鈞。至德上元日食再既。大星皆見，而視之蔑如也。無乃不知天命，而侮聖人之言歟。

或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上尋敕出莊，莊怨晏，言其

論肅宗政刑
不可曉

道禁中語，矜功怨上，貶晏刺道州，莊難江尉，謙伏誅。嚴莊死有餘罪，不可以其降而貫之。既用爲司農卿，已失刑矣。今幸其自敗，正名行辟。夫豈不可。又寬宥焉。肅宗政刑之不可曉，類如此。若事無實，則康謙不應獨死。若事有實，則劉晏不應被誣。使晏誠有矜功怨上之言，不輕於莊之背叛弑逆之罪乎。乃聽其反執，得自解免，而謙蒙曖昧之誅。書云：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亦異乎此矣。

綱目節錄其
文

三年建巳月上皇崩

野史記明皇之崩其說甚異而唐書不載司馬氏考異亦復闕焉得非無徵恐人之不信乎然以當日之事考之張后於上皇無所憾者西內之遷乃后與李輔國同謀苟無深憾豈應至此故竊疑之上皇歸自成都肅宗故妃韋氏尚在張淑妃宜立而緩於立其間必有曲折或上皇悔昔日之舉而上亦未忘故情有復后位之意耶不然劫取厥舅以自近將何爲也然則玄宗所謂吾嘗服大丹不可死及他日盜發陵寢見其腦骨破而縫若黃金

所絡者豈鑿鑿相符而爲此言使其無之肅宗不孝之罪猶得未減不然何以自白於千載乎噫嘻悲夫

張后李輔國晚年有隙上疾篤后謂太子曰輔國逼遷聖皇其罪甚大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辭太子出后謂越王繫曰汝能之乎對曰能乃選宦官勇力者二百人授甲於長生殿後元振知之與輔國勒兵而入上在長生殿輔國以太子之命逼后下殿幽於後宮左右驚散上崩輔國殺后立代宗

論肅宗不可
謂中興

張后以逼遷聖皇爲李輔國罪則其同謀爲惡無疑矣。后素欲廢太子故教以討賊。知其必不能克。欲因以斃之。而不虞元振之覺其情也。后從帝起于艱難。淑令不聞。而力與滔德。二帝旣不以道終。又欲陷太子於大惡。而立其所愛。其不尸戮也。幸矣。肅宗在位八年。自李泌旣去。制敕盡出輔國之手。帝所可否。纔十一耳。及其父也。惡之而不能去。知張后專權而無如之何。父爲中官悍婦所操。窘而不得知。已駭於亂兵。而以驚怖死。子制於兩大

閹而不正其始。而謂之中興。唐室夏少康。周宣王。漢光武。顧如是乎。

代宗上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不平。及卽位。以輔國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使盜夜殺之。遣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不平輔國專權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心也。公與私。特在利己不利己之間。人君可不慎乎。上之爲廣平王。張后深欲去之。故上惡后。而德輔國

論代宗之舉
不可謂禮

廣德元年

論元載致寇之罪

之衛已而殺后也。是以隱其死，夫張后天下之母也。闡人安得而殺之，以震驚肅宗為罪耶？則是日舉兵非后也。以將危太子為罪耶？則太子已在外。告于宰相，奉而立之可也。且后正位中宮，猶太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為太子累上八矣。而猶以有功庇覆之。若其沒于牖下，而加賻贈焉。代宗之舉，可以為禮乎？

李光弼禽袁晁，浙市小皆平。晁之眾近二十萬。

袁晁之起，民從者如市。其怨自元載徵負租之刻

而不聊生也。至是再經春夏，轉攻州縣，所陷幾遍于浙江之東。然後討平，其為賊被殺與良民之殺於賊者幾何人矣。豈非罔民而刑之乎？而元載致寇朝廷不治，他日至擢為宰相，然則聚斂之人何所憚耶？貪其財，忘其罪，視赤子不以介意，草薶而禽獮之，君人之德喪矣。

禮部侍郎楊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

楊綰初議請令縣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

論問經對策之令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四十一
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是彷彿鄉舉里選之意也。及上貢舉條。則徒有問經對策之目。而無縣察州升之文。或者猶沮止之。建議之難如此。及縮爲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再請。豈有所不及歟。抑薨謝之遽也。夫問以經義。已涉空言。然亦足以觀人士之師尚。顧縮所條。其詳不可見耳。宜爲之法。曰。凡應經義科者。有司問以十條。令隨所占經。引先儒之說。兩家至三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已見。則附于後。不得誇矜辭藻。惟務直述。每條以二百

五十字。至三百字止。如此。則人之習經者。可見其通塞矣。對策。惟問以前代故事。有疑難無折衷者。以五道爲率。每道亦以三百字止。而不得問以時事。以杜其諂諛之態。如此。則人之習史者。可見其深淺矣。若夫投牒自應。最壞人才之本也。廣取士之門。如漢武泛駕之北者。自薦可也。讀誦五經。修孔氏業。而進之不以禮。使登門覓舉。有羞恥者。不肯爲也。羣數千人而來之。不以爲恥。則習俗使然耳。是故王氏至棘闈之外。見設衛之密。拂衣去之。

曰以此待天下士耶。欲革此者，於鄉里必慎選守令於庠序，必慎選師儒，察其毀譽，觀其言行，次第而薦之，可矣。

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至邠州，上始知之，京師震駭，詔郭子儀爲副元帥，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遣使入奏請兵。元振過之不見，吐蕃度便橋，上倉卒不知所爲，出幸陝州。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閑處，至無一人部曲，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以爲真不賢。

耶則必不用，以爲真賢耶，則不當廢。代宗於闞尹之言，受命如響，於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寧受不朝之罪而不忍見魚朝恩程元振之面也。獨子儀無纖芥于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蓋可以爲人臣之師表矣。使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于以復太宗之業，何難焉，而柔懦不能也，可勝嘆哉。程元振專權甚於李輔國，忌疾功臣，上旣狼狽出幸。

論帝心先蠱
於私

發詔徵兵，皆忌元振莫至。中外切齒，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元振。下詔引咎。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放歸田里。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可謂民之父母矣。夫匹夫行私，不可自立于鄉里，一命行私，無以信服於吏民，而况天子乎？是故叔孫昭子不賞私勞而殺豎牛，漢高祖不賞私勞而誅丁公。君子美之，美其公心，不以一身而廢天下之義也。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覆宗社，於是而權宗社一身之輕重，則宜肆諸市朝，仰謝九廟，中謝諸將，下謝百姓，則代宗之心如天如日，天下見之，而王道著矣。今不以此爲念，而專念其保己，曰：吾垂情於保己者，何患人之不我保也？夫蕃戎入寇，元振不以聞。子儀請兵，元振不召見虜騎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爲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乎？要之，帝心先蠱於私，故終迷是非之分耳。

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權寵無比，樂

綱目錄其文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北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將其兵

論代宗失君道

以貴常侍爲易去則肅宗不能去輔國代宗用程元振然後去之以貴常侍爲難去則柳伉以太常博士一朝極論則元振不得固寵而安位代宗監此亦可以已矣又以兵柄盡授朝恩是明皇肅代父子祖孫皆以閹尹爲可委腹心外廷所不及也至其既久根深蒂固權重勢雄其於人主如日蝕如肺癰如疾在膏肓誠不可去矣夫致僕固懷恩

反者駱奉仙也惡郭子儀而讒之者魚朝恩也奉仙取信懷恩已不可回子儀再造唐室乃益崇寵朝恩以形迹之於勳臣體貌畧不加焉子儀則終長者矣代宗君道如何哉

二年
劉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之貶李峴有力焉由是爲宦官所疾與晏皆罷

論代宗之權不勝宦官之勢
代宗之相獨李峴爲賢以忤宦官而罷去是教士大夫使歸于北司也欲天下之亂不難矣劉晏亦附程元振何也此才士之所爲也峴則賢士也賢

者有所不爲，才者則不能爾矣。夫晏旣坐與元振交通而賜罷，則峴宜以黜退元振而受賞。今兩貶之，于以見代宗之權不勝宦官之勢。陰盛陽微，君德衰矣。

郭子儀以大盜旣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爲始，敕罷河中節度。

子儀忠謀爲國，反見黜削，不明之君，胡可與言哉。是時河南諸鎮兵罷之易耳，河北若不受命，子儀必有以處之。代宗一切不問，而獨罷河中，此乃魚

朝恩計也。朝恩屯兵中渭橋，與鄠縣名備吐蕃實以自衛。若朝廷從子儀所請，則渭橋鄠縣之兵必還禁旅，不得外屯矣。於是朝恩深憾之，曰：爾欲罷所在聚兵，我故不罷，而獨罷爾所部，以是爲足以抑之也。小人度君子無所不至，不知於子儀何損焉。朝恩失倚，則如豕無牙，牛無角，蠶無尾。子儀蓋嘗閒居，部曲散去，略盡不聞乏事，則河中無兵。夫何損焉。代宗不察勲臣之忠，用朝恩言，敕書殺禮君道缺矣。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上之幸陝也。李光弼忌程元振擁兵不至，光弼治軍嚴，諸將不敢仰視。既久不朝，其下無復稟畏，愧恨成疾而薨。

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况蕃戎入寇，乘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况徵兵之制累下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讒，大則畏死。有如唐室威令振舉，問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光弼爲首，其能免乎？今天子蒙塵而

論李光弼不知春秋趙鞅之義

方伯之師，星馳颺發，擊退虜賊，再安宗社。元振雖欲譖愬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忍小忿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昔趙鞅入于晉陽，本拒范中行也。而春秋以叛書之。君子曰：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篡弑之萌。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者乎？
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肯釋兵，卒以憂死。蓋不知春秋叛趙鞅之義故耳。光弼與郭子儀齊名，馭兵之道，戰伐之能，尚或過之，而不能以功名自終。古人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末路之難，豈

不信夫子儀以武舉進。而其行自類知道者。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

廣德二年。戶部奏戶口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論戶口生聚成難敗易

天寶十二年至此歲。纔一星終。戶九失其六。口五失其四。雖河朔強梁。民版不入。正使其半。亦亡其半矣。明皇四十餘年。生聚幾一千萬戶。顧以楊太真李林甫二人敗之。則十年之中。所耗無慮十之六。成難壞易。如此。養民者。人君職也。有意於

養事不克終。猶不免於自殘殄之。况無意於養之者乎。民之生於肅代。德宗之時。蓋亦自生自死於天地。耳。豈非失職之甚歟。郭子儀請罷兵於前。獨孤及請休兵於後。而聽者如不聞。故知斯民之無司牧也。

置百高坐於資聖西明兩寺。內出仁王經。二寶輿講之以人爲菩薩鬼神。導以鹵簿。百官迎從。

佛書固有深微幽遠者。不爲禳禍而祈福也。若仁王經則淺俗無取爲甚。而代宗好之。宜其於忠言

論仁王輕淺俗不足好

永泰元年

正論不能聽也。在肅宗時，嘗飯僧數百人，晨夕誦佛宰相張鎬曰：帝王當修德以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者。上雖然之，其後乃以人爲菩薩鬼神，是直兒戲耳。代宗資非英傑，重以元載杜鴻漸王縉之徒，皆僧人之奴隸也。而並位宰相，於是兒戲盛作。天下日入於衰昏混亂，不可救止。千載之後，撫其遺迹，使人深嗟重歎而已矣。

回紇吐蕃入寇，圍涇陽。郭子儀嚴備不戰，遣人說回紇共擊吐蕃。回紇曰：郭公豈在汝給我耳，可得見乎？

論忠信非可一日而爲

子儀曰：今衆寡不敵，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遂與數騎免胄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鏖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夫其忠信非可一日而爲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于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僞設而僥倖哉？使其善義無素，欲以矯誠。

虛信而冀犬羊之革心，至則靡耳。嗚呼！誠之格物如此。三代君臣，德以誠成，政以誠立，教以誠帥，其鼓舞丕變，至於麟鳳在郊，龜龍遊沼，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况於斯人乎？况於夷狄乎？王者之迹息，聖人之道衰，專以智力相糾持，不復知誠之理，人愛其情，巧偽日滋，風俗靡靡，入於偷薄，如武侯之刑罰無怨於李平，郭公之片言取信於回紇，寥寥千餘年，蓋可一二數耳。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貞也者，包中正誠通而為義者也。子儀其庶幾乎？

讀史管見

子儀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回紇請子儀先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殞陳前，家族滅絕。諸酋長大喜，遂與定約而還。吐蕃夜遁，回紇追擊破之。

論郭子儀不
人止得虜情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藥葛羅要子儀為誓，使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言，而他日不能副，或能副之，而有傷於國，則踵未旋而難復作矣。今子儀之誓，初聞之若重大嚴，不可犯者，及味其旨，乃無所誓焉。所謂苟有負約，身殞家滅者，果

何約乎。既不失已。又得虜情。且無軟血結盟之羞。處之雍容。而出之勇決。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此排難解紛。何愧之有。

元載擅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短。令百官奏事。先白宰相。刑部尚書顏真卿奏曰。李林甫深疾言者。卒成幸蜀之禍。然猶不敢明令奏事。皆先白已也。陛下倘不早寤。漸成孤立。載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

妖言誹謗之罪。雖非德政。以之尊君。猶或可爾。故孔子曰。惡居下流而汕上者。若夫身為列卿。言大

臣欺蔽于其君。而大臣目之為誹謗。是以君自居也。觀顏真卿之疏。戒林甫覆轍。恐代宗孤立。至心至切。何誹謗之有。而元載以誹謗罪之。異於指鹿為馬者幾希。昔趙奉璋以外郡刺史。告林甫二十餘罪。林甫諷御史以妖言杖殺之。林甫恣肆不待言。而奉璋不無責焉。以非言責之官也。今顏公為天子近臣。何事不可言者。其忠義練達。自可當輔弼之任。而代宗不悟其厚於君也。而黜逐之以快讒慝之人。嗚呼。不明一至於此乎。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一 五二
邠寧節度使馬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用衆，竟殺之。」

勇力之士，非難得也。勇力之士，奉法畏義，則國家之寶也。肅宗時，將軍王去榮挾私怨，殺本縣令，賈至韋見素請誅之，肅宗以其善用礮，竟赦之，使去榮礮足以靡祿山，碎思明。聖王之法，猶所不許。何者，部民殺令長，與邊將叛君父，其惡一也。肅宗曲意以屈公議，冀去榮一礮之功，而終不聞焉。卒之

彼平逆亂者，乃郭李諸將帥也。然則徒爲是過舉耳。今以秀實一將之任，其遠見正如賈韋所論，而馬璘又能從其說，于以揆諸肅宗，豈不有愧於將將之道哉。

清河後人張紹祖重誌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終

二五二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二

唐紀

代宗下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闕

天曆元年

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諸道獻物為壽共直錢二十四萬緡常袞上言以為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民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隘哉代宗何其無天下之度也古者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王畿所入足以供車服矣故不

論代宗無天下之度

責諸侯貢焉。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故不許天子求焉。天子而好私財，不於諸侯，何自得之？諸侯欲營私財，不於百姓，何自得之？於是暴長虐吏，浚民膏血，各自封殖，其歸於君父者，百之一耳。不寧惟是，必有貪多務廣之人，意無紀極，而僭擬奪攘之事，作故君人者，務昭儉德，臨照百官，百官象之，各安其分，侈心不生，而兵可寢，刑可措矣。常袞若以此啓太宗，庶乎其聽歟。乃謂節度使歛怨求媚，夫代宗惟喜人媚已，未嘗有愛養斯民之意，宜袞言

之不入也。第世知元王秉政二十年，不按賊吏，而不循其本。代宗既自受賂，又通中人受賂，於是宰相受賂，則節鎮守令固將不令，而化既肥其家，且奉其上，而四海困窮矣。夫元王之不按賊吏，好賄之術當然也。若其按之，貨寶得至乎？代宗受此惡名，千載不滅。一歲所得，纔二十四萬緡，不知天下富室有倍蓰什百於此者，不以撫有四海爲大，而以二十四萬緡爲多，其意以國藏與私帑爲別也。隘哉鄙歟，何其無天下之度耶。

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材，不足用。奏請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高郢三上書力諫，皆寢不報。

人死而冥，無福無禍，使其有也，豈可祈禳？所以知其不可祈禳者，以人之生驗之，所欲之福，無所於求，而所蒙之禍，無所於免，故也。生死一道也。借曰可者，莫大於父，而母次之。肅宗以震驚晏駕，所當先也。舍父念母，無乃悖於人道乎？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奄人則父母皆不知也。姦雄如曹暉，尚不知

論代宗惑於異端其心不仁

其生出之本末。故知奄人之不知也。自不知其父

并安能使人孝，而佛氏者乃不知父焉。造寺資福

其有益乎？其無益乎？且章敬寺，魚朝恩舍莊為之

非出代宗之命，則資太后冥福者，朝恩之恭耳。宜

竭其私財，致其私力。今乃毀曲江及華清宮為之

曲江者，國家之池籓也。華清宮者，先帝之別館也。

而代宗一順從，曾不可否。高郢所諫，事理明白

乃聽之藐藐焉。夫惑於異端者，其心不仁，固無是

非之擇也。

始上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之。上嘗問佛言報應果爲有無，載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非人功，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

代宗雖庸才，其問報應之有無，則亦要矣。人之所爲，惑於佛者，一以是故也。代宗若問諸高郢、郛之對，必正矣。彼元載、王杲，乃惑溺者，而可問乎？是故求道於瞽，借聽於聵，所得益迷矣。雖然，三人之說，

論代宗不能辨誣罔之言

淺近誣罔，非難見也。顧代宗不能辨耳。其言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若夏殷周有天下之久，後世皆莫及其時，未有佛也。而三代之祖，皆有大功盛德，衣被生人，豈福業茫昧之謂乎？又曰：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爲害。且如武氏殺唐子孫幾盡，廢其國姓，唐幾以亡，猶曰：不害乎？安史子禍，是誠報應，乃五經所載臣弑君、子弑父，有以致之者，抑嘗聞弑父弑君而免於刑戮者乎？不寧惟是，若非王師戮力，四面攻討，彼固從容傳

繼。豈至勢窘事迫而生內變乎。僕固懷恩叛至再
三。然後病死。豈稱兵出門而遽然乎。回紇吐蕃大
舉入寇。不戰而退。若非郭子儀馬燧馬璘李晟諸
人善於扞禦。彼肯無故而退乎。方諸大盜之憑陵
也。宗社危若旒綴。君臣遁逃。計無所出。所賴謀臣
效策。將帥忠賢。故能不逾歲時。芟夷大難。今乃言
非由人力。而歸功宿植。豈非誣罔之甚乎。如使宿
植可憑。曷若安史不逆。僕固不叛。回紇吐蕃不入
寇之爲神乎。如或逆或叛。或入寇。曷若端居京闕。

不必命將出師以俟其息乎。凡此皆謬悠誕妄。以
欺主聽。不過欲使其君修齋祠。談空寂。不事事。一
則可以竊權柄。二則可以抑勳臣。姦孰大焉。後世
稽古者。反復代宗所行。亦可以得師矣。

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疑魚朝恩爲之。子儀
入朝。朝廷憂其生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
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此乃天譴也。
刑施於死者。不過發冢而斲棺。匹夫而丘墓有犯。
必以死爭之。况王公將相之重耶。子儀縱不與魚

綱目節錄其
文

軍容爲仇。訴之朝廷。事下京兆。而賊必可得。則曲直固有在矣。子儀乃一切不問。直引咎自責。安朝廷之意。雖忠且厚。無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爲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使上下震動。變難雖不自已作。而彼此懷疑。事生於激。將有意外之變。忠順蹉跌。不足以爲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小大。寧賊不得罪已之言。一出天子釋憂衆情。綏定魚朝恩欲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旣無所施。而指蹤穿窬之心。亦必汗顏泚頰。默自

愧悔。武侯有云。難乎者事也。子儀所謂善平之者。歟。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曰。鄉使尚存。朕必以爲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心。制追謚倓曰承天皇帝。

肅宗殺倓。代宗帝之。皆失也。謚之爲帝。猶謚之爲太子。皆非所當。以爲謚者也。唐室父子兄弟。擇利而行。豈有誠心由義者。代宗曰。使倓尚存。必爲太

論贈齊王倓
不當用太子
皇帝之禮

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心倓死久矣此言易祭也夫廣平王居長肅宗建儲豈可舍而立倓倓無當立之勢何有太子之贈既不爲太子何有皇帝之稱代宗固失矣李泌之議亦非也意者改封大國加以美謚於其後裔恩數致隆則可矣
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幡上
百官迎謁於光順門歲以爲常

蘭盆起於佛之徒曰目連者念母之不見也佛教以此會爲追薦云耳用於章敬已爲不可又設七

論代宗一舉
而犯三不敬

廟神座併祖宗而侮之不敬莫大焉七廟有主有室神所憑依何爲而至於章敬寺哉目連之於七月爲此會也以佛言其母墮地下獄嬰罹毒苦故以升濟之也今舉高祖太宗而下皆以爲有罪而修蘭盆供以升濟之不敬莫甚焉夫旛之制形佛氏以象人故有頭腹手足其意使之代其身而事佛耳今書祖宗尊號於旛居則懸之行則揭之不敬莫加焉代宗於宗廟之奉未聞孝恭之節而猢闍尹諂諛因而黷于祖考一舉而犯三不敬豈爲

子孫之道哉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曰。彼無天子命。安敢見害。若受命。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朝恩恠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朝恩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道有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處而不當。故處家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處朝廷不違乎忠。則臣道得矣。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耳。而子儀

處之何其盡已。盡人裕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爲主。以天命爲斷。一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不聽害已之言。輕身見魚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也。元載本欲離郭於魚。而反以自間。小人用智。每每如此。以邪而不正故耳。夫子儀常匹馬免胄而下。吐蕃回紇十萬之衆。施於朝恩。亦何足道。蓋厚德敦誠。物致其極。固無難易小大之辨也。

綱目節錄其

論杜鴻漸好
佛而不悟其
真

杜鴻漸薨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爲塔以葬

鄙哉鴻漸之貪也生旣位極人臣死又徼福於佛使福而可徼則鴻漸真得計矣于以知鴻漸雖好佛而不悟其要直爲因果浮言所移如誠悟其要則必如瞿曇棄國王之位割妻子之愛入山林毀衣服惡飲食苦形體以成其道也今生則出入將相受萬鍾之奉而不能舍及老病死矣乃始爲僧意謂死而受生復得善果豈非貪著蔽蒙之極歟後世有賢者過鴻漸遠甚位與之同及其終亦欲

綱目節錄其
文

爲此舉是亦不思而已矣佛氏以了生死爲一大事精練之至不但坐而死矣或立或倒或預言死日及期不爽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也君子則不取曰自達磨以來蓋無一人見道者若其真見則臨死之時必以布衣裹首而逝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淺學曲士蓋哂其言也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簣歟曾子曰然此季孫所賜也我未之能易呼其子元至起而易之元曰夫子之病革矣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

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君子之貴於得正。不肯一息安於不正。乃如此。此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後爲孝。故剪爪墮須。猶或藏焉。豈有生而弁冕。死而髡首。以是爲達哉。中國之麗于罪者。則髡。今以學佛之故而從此刑。反謂之道。不亦異乎。夫曾子上智矣。臥非其簣。不以疾病委頓而必易之。而杜鴻漸。幸非髡首之徒。死于

宰相。不以袞服歛藏。而必髡之。有志于道者。其以鴻漸爲法乎。抑以曾子爲師也。

五年
上惡魚朝恩擅權。與元載謀。因賜宴於禁中。縊殺之。昇尸還家。賜錢以葬。

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相繼掌兵。其氣勢隆重。月異而歲不同。真若不可去者。然代宗去此三人。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何如耳。方其喜之。以郭李大勳。不免於程

論宦官非難去

綱目節錄其
文

魚之讒。幾不自保。而代宗信任寵待。不可解也。及其怒之。用李峴計。而元振逐。與元載謀。而朝恩縊。如掃糞壤。如棄涕唾。如殺孤豚腐鼠。曾無難者。然則前代中常侍之患。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爲之時而已。及不可爲。然後爲之。宜其俱靡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爲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爲美歟。旣寵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六年

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賊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三人皆杖死。

李少良雖忠。然身犯二死。位卑而言高一也。不密而失身二也。韋頌漏言而死。亦宜矣。陸珽黨於元載者。而載不能庇之。何也。代宗已有除載之心。固喜少良言之。而怒頌。珽泄之也。誠欲治載者。以少良所訟。召大臣侍從臺諫官集于朝堂。雜究治之。所言誣。則少良當與衆同棄。所言實。則載當肆諸

論代宗有除
元載之心

綱目節錄其
文

八年

市朝豈有欲治其人而反殺言之者。則誰復敢以大臣之惡上達乎。雖然，為朝廷計則如此，為少良計，思不出其位可也。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疋，皆駑瘠無用。至者不絕，朝廷苦之。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馬價用車千餘乘。

古者國有馬政，况為天子。審欲畜馬繁者，開元故事具在。八坊監牧之地，初不失也。擇能其事者付之。日滋月盛，何患於乏。既不修此，乃市諸遠夷，所

論代宗市馬所得非駿徒耗民力

綱目節錄其

得非駿而徒耗民力。夫千乘之縑，無慮數十萬計。其損不亦大乎。代宗欲悅回紇，而不恤百姓，以與回紇同取兩京，見其勞績，而百姓耕桑輸納之勤，則不以介意，非知緩急之序矣。夫為國固不可闕武備，然非以馬之多少為存亡。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誠以數十萬縑，易致驍騎，猶非所急。矧捐人所衣被之物，而博駑瘠不堪戰乘之馬，智者不為也。况仁者乎。

吐蕃入寇，郭子儀遣渾瑊拒之。史抗溫儒雅，違瑊節

論郭子儀渾
瑊能責躬所
以前敗後勝

度官軍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敗軍罪在我，不在諸將。今何策可雪耻？瑊曰：今日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使瑊再擊之，虜敗遁去。

帝曰節錄其

違令致敗者，史抗溫雅儒也，而渾瑊以爲已罪。受命禦寇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歟？使子儀曰：我爲元帥，寧有過舉而欲討瑊？瑊又曰：不稟節度，豈我之咎？而欲斬二將，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馴致大敗。亦未可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已。事成則曰我

之智謀，事敗則曰人之負戾。以武侯及郭公之德，度觀焉，人之相越，豈不遠哉？司馬師劉弘尚且能之，志士可以得師矣。

九年
僧不空卒，贈司空肅國公，謚曰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則予以是名，如鳥之不白，鶴之不黑也，無其實而予以是名，如犬而呼爲麋，馬而呼爲鹿也，故孔子爲政，必先正名。又曰：名器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其極至

論代宗顯行
優伶武劇之
事

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重慎名器如此，而可忽乎？今士大夫才不稱其服，猶有鵜梁之誚，而况浮屠氏毀膚髮，壞衣裳，以刑人自居，乃貴爲台司，官至公輔，胙之大國，而又雜以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之號，何其淆也。使其可以易地而處，則以十字之號，而號元載、王縉，可乎？此特優伶戲劇之類，而代宗顯行之，其爲董正治官之累，豈細哉？豈非後來之監戒哉。

十年
陝州軍亂，逐大將趙令珍、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

論李忠臣武
人無識

朝。過陝上，命忠臣按之。陝軍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臣但令軍士投所掠庫物，一日獲萬緡，賞其從兵。事有機會，其來不可爲，其去不可追。惟智者接而不失，故易以知幾爲神，舜以惟幾爲戒。此固非李忠臣所能預，亦可爲後人之法耳。忠臣受命按陝軍之逐大將者，代宗無此政也。而偶有之，忠臣又適至陝州，亂軍又甚畏忠臣，而不敢動，則宜推求首亂之人，按法行戮，而撫其餘，駐師少留，待朝廷命帥至而後去，豈不善哉？乃憑藉聲勢，而取其貨。

財以與已衆是不能禦寇而爲寇也。忠義之烈入
手而棄之。武人無識彼哉彼哉。

回紇晝刺市人。有司執之繫獄。其酋長馳至。斫吏劫
而去。上亦不問。

代宗優厚回紇如此。其愛之耶。抑畏之耶。謂愛之
者。以天子崇高而愛千百戎狄。使戕吾赤子。非也。
謂畏之者。以中國帝王而畏千百戎夷。使傷吾命
吏。亦非也。若以其有助取二京之功。不得已而容
忍者。當時既縱其大掠。繼又與之厚賜。雖侵犯邊

境。猶不絕和好。而與之玄市。所以報之逾涯甚矣。

而何愛畏容忍。一至於此耶。居上以寬爲主。而無

以濟之。則失於縱弛。解緩而啓寵納侮之患。生故。

寬而栗者。臯陶所以告其君。寬而有制者。成王所。

以訓其臣。若代宗一於寬而已。所謂以水濟火。而

不可食。琴瑟之專一。而不可聽者也。千百夷戎悍

猾。無禮於闕門之外。而君相屏息。彼田承嗣朱滔。

李寶臣之徒。固且鞮然而笑。悠然而起矣。

田承嗣叛於魏州。攻之未下。元載王縉奏魏州鹽貴。

論代宗一於
寬

論元載玉籍
倒行逆施

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

佛之道以慈悲爲行，平等爲法。元王學佛者也，何獨惡魏之人而欲困之哉？若曰爲國計，則亦違乎佛教矣。代宗所言，乃人君之德。載與縉不能出策，略討田承嗣，使君德被於魏人。又請絕其飲食，所資以困苦之，于以見爲佛學者倒行逆施，以善一身，猶悖於理。況代天工宰萬物乎。

十二年 李靈曜殺大將，不受朝命，詔李忠臣馬燧討之。靈曜

逆戰，忠臣欲遁，燧固執不可，遂克之。燧知忠臣暴戾，讓以已功，忠臣果專其功，有與之爭功者，忠臣擊殺之。

論馬燧全才
遠禍而讓

君子尚德不矜功，德出於性，功出於才。君子而有功，必矜必伐，必希重賞，望貴仕。觀人者觀其德之勉與不勉，其功之居與不居，則君子小人之分，玉石判矣。夫德與功皆非物也，然仁義之人睥於面而蓋於背，和順中積，而英華外發。若有物者，故曰據於德，功

利之人、意欲驕盈、血氣盛滿、一奪其爵祿、如病者、
如餒者、如有所失者、故功名外物也、君子所性不
存焉、解后有成、猶風之濯執熱、雨之潤焦槁、在物
有被、而於已無存、直寄焉耳、馬燧未必知此也、全
身遠禍、而讓其功也、雖然、方諸有其功者、賢矣、方
諸爭功者、又賢矣、其視無功而爲有功者、豈真霄
壤之間哉、

田承嗣累表入朝、竟不至、上復命討之、上表謝罪、上
亦無如之何、悉復其官爵、令不必朝、

論元載王縉
宜怯而勇
勇而怯

田承嗣玩代宗不啻如嬰孩、去之數百年矣、讀其
事、猶使人氣拂膺而髮衝冠、代宗旣能堪之、而元
載身執國政、亦復恬然、何其君臣寬大長者、一至
此耶、元載能黜顧繇、殺李少良、逐顏真卿、出李泌、
左遷楊綰、踈遠郭子儀、疑若勇矣、而姑息回紇、懼
畏吐蕃、於河北諸鎮、莫敢誰何、又何怯歟、是故伊
尹相湯伐夏、湯曰、今朕必往、旣克夏矣、湯曰、爾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其
勇怯所施如此、今元載王縉於所當治者、則退縮

柔懦若奉父師若撫驕子惟恐傷之於所不當治者則震耀威武張皇刑辟快意肆志惟恐居後宜怯而勇宜勇而怯此小人之常態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安得伊尹之臣而相成湯之君乎

元載王縉爭納賄賂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謀於大將軍吳湊湊上之舅也會有告載縉圖爲不軌上命法收二人於朝堂令劉晏鞠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語以陰事賜載自盡妻子皆伏誅籍其家財胡椒至八百石縉初亦賜死繼貶刺括州劉晏請之也

論魚朝恩之
黨伺帝意而
相元載

元載王縉固有罪可誅然殺載至於孥戮無乃過乎載縉非有兵柄何變之足虞因其朝也召致百官下制黜之誠無難者若有不軌之圖不歸司寇獨與貴戚之握兵者謀之其紊亂政事經邦不績一切闊略直加以反逆之罪不復覆按并其妻子俱受極典一何峻哉以愚度之代宗固怒載矣蓄其憾激其怒發其機者必中人也時中人無專權勢者前史亦無可稽據而曰中人何也曰殺程元振者李峴而峴奉身無過故止於罷免元載殺

魚朝恩而久在相位。姦賊恣橫。罪惡貫盈。平時薰蒸。恬習於上之間。聽者衆矣。安知非朝恩之黨。爲朝恩報仇耶。不然。上方與吳湊謀。何爲告變者。繼至。又問端皆自中出。仍使中使詰責。而劉晏鞫之乎。晏素附程元振。固北軍之人。魚氏之恨在載。而不在縉。故晏免縉而取載也。以是知朝恩有黨在內。伺帝意而陷之。無疑矣。雖然。自載而論。則有取死之道。凡元勳舊德。清望名流。一切踈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有議已者。或竄或殺。招怨多矣。其能

綱目節錄其

六

兇乎。昔鄭申侯一國大夫。專利不厭。已足以殺其身。况爲天下宰。苟好賄焉。可勝富哉。故史載其厚藏。第以胡椒八百斛明之。嗚呼。亦可謂愚矣。未論大賢。若盧懷慎。李元紘。張嘉貞。豈有此患乎。

以楊綰爲相。綰性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卽日省之。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郭公黎尹崔中丞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服化之心。

論楊綰躬行之效

者非也。謂子儀有惕威踧踖之態者亦非也。嗟夫躬行之效如此。楊綰獨以清儉一行。已足以丕變侈靡之俗。若使成德之士。而佐有道之君。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豈虛語哉。

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土。

元載之刑已重矣。又誅及父祖。此當施之安祿山武三思者。載何以得之。代宗素寬厚。忽爲此伎克

論代宗忽爲
涉克深害之
事

深害之事。不與其所行相類。又不頒之外廷。委之京兆。直使中使往焉。益可以驗載之禍。乃朝恩餘黨報之無疑矣。夫刑非人主之私也。五刑五用。順天討也。賞非人主之私也。五服五章。奉天命也。苟輕重過差。則人心不服。伎克深害者。固中人常態。假手代宗。而代宗不知焉。任是責者。豈非楊常二相歟。

楊綰常袞薦湖州刺史顏真卿。上卽日召還爲刑部尚書。

論顏真卿可
以為相

魯公行義剛方，節槩忠諫，更歷既久，望實俱高，可
以為相，孰不謂宜。而代宗不知用焉，知人信難哉。
代宗信愛李泌，自為太子時，及在位十有四年，猶
未能置諸左右。今以楊常一言，召真卿不旋踵已
為非常之遇矣。

是時李正己據十五州，田承嗣據七州，李寶臣亦據
七州，梁崇義據六州，雖奉事朝廷，而不用法令。上寬
仁一聽其所為。

論代宗棄愿
樂因循不可

史稱代宗寬仁，以愚觀之，直愿而無立志，樂因循

謂近仁

而憚興事耳。於寬為近仁，則不知也。夫仁之道難
言哉。自世俗論之，能好人者仁矣，而孔子兼能惡
人言之。愛入者仁矣，而孟子兼親賢言之。夫豈柔
愿樂因循之謂乎。惟恕亦然。世之言恕者，寬厚哀
矜而已矣。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寬厚哀
矜，直恕之用耳。不足以盡恕也。求仁必自恕始。強
恕必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始。夫已所不欲而施
於人者，滔滔皆是也。豈特代宗使代宗強恕而行，
其心必公必明，其為善去惡，必皆惟日不足。然後

綱目節錄其
文

十三年

可以稱仁也。則烏有坐視群姦侮慢朝廷，割據境土而不以經意者哉。

郭子儀入朝，命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黃裳，察其詐，以詰之。懷光服罪，乃矯子儀命出之於外。

李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其才之狡黠，足以立功，亦足以作亂。先為僕固懷恩將，後乃歸郭公。郭公德度威望如此，而懷光乃生篡之之心，姦詐纔發，立為杜黃裳所覺，坐而受制。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

論杜黃裳矯帥命與李懷光矯詔書

綱目節錄其文

矣。或曰：懷光矯詔書與黃裳矯帥命何異？曰：矯元帥命以安軍府留後之任也。矯天子詔書欲誅大將，豈偏裨之事乎？惜哉！黃裳猶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於矯詔。今懷光將誅除異已，而奪主帥之柄，既伏其詐，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耶？

上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琉璃盤，徑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候其至當議之。泌曰：嗣恭畏權勢而不知大體，且新立大功，奈何以此罪之上意乃解。

論代宗不悟
貨寶之惑人

嶺南爲哥舒晃竊據，路嗣恭平之，功亦大矣。賞秩未加者將四年，非代宗與李泌言其情，孰知嗣恭以琉璃盤取怒乎？一琉璃盤與廣州孰重，克復廣州而不見知，琉璃盤小則憾之不忘，豈人君之心哉？夫元載惟以總于貨寶不全其宗，代宗見盈尺之盤，所宜惕然自戒，而猶不悟貨寶之惑人，乃著而不去，人君嗜好，可不防乎？嗣恭才吏也，見載方秉權，而又貪墨，故媚竈之力，甚於媚奧，使其讀書見劉義康取耳之事，必知懼矣。微鄴侯爲之解，殆

矣，豈非人臣之至戒哉。

子儀疑副使張曇輕已，銜之。孔目官吳曜從而構之。子儀怒，誣曇扇動軍衆，誅之。高郢力爭之，子儀奏貶之。旣而僚佐多去之，子儀悔之，悉薦於朝。以吳曜誤已，逐之。

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曇，逐高郢，爲盛德之累。雖然，不旋踵而悔悟，盡改其事，孟子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其子儀之謂乎？欲知君子小人之辨，以

論郭子儀
子之過

綱目節錄其
文

十四年

論常袞蔽賢
同上

遂非與改過觀之亦可盡其情矣。
常袞言陛下欲用李泌為公卿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上命泌為澧州刺史

李泌白衣事肅宗於靈武已欲相之泌雖不受實行宰相之職代宗所見也至是又二十有三年而常袞尚謂其未周知人間利病蔽賢罔上不亦甚乎泌見尼於元載代宗不能主持至使寄館外藩今又徇袞巧言出之于雲蒸南土泌亦將老矣代宗不自知其位在位尚幾何時也急親賢者夫豈若

此之紓緩耶。

德宗上

羣臣議喪服常袞曰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
日而除羣臣當知之崔祐甫以遺詔云天下吏人三
日釋服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莫非吏人相
與力爭聲色陵厲袞不能堪乃奏祐甫卒情變亂貶
河南少尹故事宰相常有數人直事者署其名而奏
之時郭子儀亦平章事袞代署名祐甫既貶子儀入
言其無罪上問卿卿奏可貶何也子儀對不知上以

論崔祐甫素
惡常袞

袞欺罔大駭貶袞潮州刺史以祐甫爲相既而喪服竟用袞議

方喪三年短爲二十七日矣崔祐甫猶以爲多祐甫非不忠不孝者特徂於遺詔而又通吏人於百執事則過矣宰相而下自古未有以爲吏人者此強辯也遺詔從薄臣子從厚不亦可乎迹其所以祐甫素惡常袞是故立異設若袞初爲祐甫之說則祐甫拒之必如袞議蓋徒以虛氣加袞而不核義理之當也使其所守可行則既相之後可以行

綱目節錄其
又

矣而卒從袞議豈非理有難奪乎故商論不能降心屈意從善審是而紛然嘒嘒但欲求勝者此廷臣之通患惟克己君子斯不然矣

先是諸國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費豢養而違物性安用之縱於荆

君以養人爲職凡爲人害者必去之是故禹平水土放龍蛇周公驅虎豹遠犀象夫象一食兼牛馬大而無用且又傷人唐世乃多畜養之以供玩好不知受貢遠致其害甚廣爲之治道爲之建屋爲

論德宗初政
清明

綱目節錄其
文

之儲糧為之衛送，校人馴吏，旁緣求索，無所不至。夫以周公遠之，而唐室來之，其輕人而貴畜甚矣。太保訓武王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

黎幹與宦官劉忠翼善，或告二人嘗勸代宗立韓王迴為太子，並賜死。

黎幹，小人也，當黜無疑，而以譖愬無實之言而殺之，則非矣。勸代宗奪嫡，必有可按之迹，若無可按

論德宗於黎
幹有宿憾
綱目節錄其
文

豈得以疑似殄戮臣下乎？且德宗已即位，幹為兵部侍郎，縱與忠翼有謀，亦何能為？此皆讒慝之言，而德宗不察，意者於幹有宿憾耶？

庚子立皇子六人為王，乙巳立皇弟二人為王。

兄弟與已，皆先人遺體，非子所得比也。况先之乎？兄弟於已之子，以諸父稱，同日而封，猶為不可。今乃先子而後弟，上則不足以表同氣之重，下則不足以立尊卑之訓，是過舉矣。

罷天下榷酒收息

論德宗先子
而後弟為過
舉
綱目全錄其
文

論盡罷官榷
酒未若勿榷
而予民爲善

善政建於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以爲時異俗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以爲強兵足用，不可既有而棄之也。推酒茗、算舟車、筦山澤，古聖王所不爲，而後世以爲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之嚴，取之悉，甚於常賦。一或弛廢，立見闕匱。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亦廩官吏，亦用軍旅，亦賑水旱，亦交四夷，所卽者獨貢獻什一而足，是何道也。故取之有制，用之有節，量入爲出，無侈靡妄費，則貢獻什一

綱目錄其文

不啻足矣。費出無度，征求無藝，貢獻常法所不能支，則必權之。又權算之，又算筦之，又筦稱貸於富家，稅陌於大旅，多至於倍蓰，加至於什百，於是財竭下叛，并國而失之，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權酒，使民自爲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盡罷之，善矣。已而侔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爲善也。

沈旣濟言選曹之弊，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令宰相進敘，吏兵部得參議。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

論沈既濟之
論足救弊

綱目全錄其
文

府辟用吏兵部得察舉。或選用非公。則加譴黜。責成
授任。誰敢不勉。則賢者自進。不肖者自退。無不治矣。
銓選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爲當革。
而莫有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
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
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按十得五而
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俾
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一不預焉。大則委
宰臣敘進。下則聽州府辟舉。其徇私不稱。則吏部

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一不得人之患哉。雖然。世無不
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魏崔亮。唐裴光庭。一朝而
廢之。則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爲政在人。
人存則政舉矣。其本則繫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
否耳。

肅代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卜。上雅不之信。堊
代宗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古者大事必用卜。龜爲卜。蓍爲筮。筮短龜長。故洪
範稽疑。以卜爲主。舜禪禹。詢命于元龜。周公東征。

論德宗堊不
擇日失之於
野

讀史管見 卷二十二 五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諸侯有守龜。大夫不藏龜。其重如此。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龜既可占吉凶，聖人誠意，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况於著龜乎？是故古有大事必用卜，卜之法既不傳，卜之者誠意又不至，而咎龜之不告，卜之無益也，則過矣。雖然，卜法之妙，雖不傳，而世未嘗廢龜。苟遵古而用，凡冠昏喪祭於之，決曰：猶賢於後世用陰陽家說，拘而多忌也。以堊論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不及為不懷，過之為不敬。於其月三十

綱目錄其文

遠日以為期，是則禮意矣。豈不簡而易用，又無拘忌之患，以入於不懷不敬之失乎？德宗不信陰陽家善矣。山陵取七月，當矣。事集而發，不復擇日，則失之於野，幾於民庶。焦焦之所為者，曷若於其月十日之為庶於禮也。

楊炎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又以杜希全、張光晟、李建徽為留後，窺寧所為，三人得自奏事，仍諷之使伺寧過失。

陸象先有言：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善乎其言。

論楊炎鑿管
自私而心不

也。擾之者鑿智自私而心不廣。故不能行其所無事。楊炎處崔寧是也。寧而可用，委以節鎮可也。有
如不可，獨無他官，而為是紛紛何也？既付以一方，
本無留後，而以三人為之，使寧知此意，是促其反
側矣。夫豈建侯樹屏之公道乎？

上問員外郎關播為政之要，對曰：必求有道賢人與
之共理。上曰：比已下詔遣使詢訪，庶幾可乎？對曰：是
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有道賢人安肯隨牒舉選。上
悅。

論關播徒能
言

關播為楊綰所薦，觀遠臣以其所為主，播亦君子
人矣。對德宗為政之言，首尾無失大哉言乎。向使
德宗問以孰為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播豈默默
而已。然播受盧杞引為宰相，事杞甚謹，又薦李元
平當，李希烈，希烈談笑而擒之，則恐播徒能言之
未必知有道賢人之為誰也。其言雖大，其事難稱，
不以人廢言。德宗勉焉可也。然則隨牒舉選，皆非
賢人乎？曰：不然。自非生知，必進德修業以臻于成，
少也隨牒，壯也不隨，向也干祿，今也不干，斯人也。

綱目錄其

必其德之進業之修何害其有道也古之時鄉舉里選故士從幼而貴已後世設科取士士有爲養行志者安得不由之以進不由之者上也由之而反身獨造者次也及其成功一也

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

上臣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之士宰相師表百僚莫大於進退之節知賢而不舉是竊位也有疾而不去是賴寵也何以爲賢當是時可以爲相者李泌顏真卿也祐甫舍之而引楊炎使病而無害天

論崔祐甫不
竊位賴寵

目錄其文

子惜而留之猶之可耳今至於賜告廢務不上乞骸之請他人何責哉祐甫則不當然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臯陶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此宰相之法歟

建中元年

楊炎欲城原州詔涇州爲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今又投之塞外何罪至此乎劉文喜因衆心之怨據涇州叛上命李懷光討平之而原州竟不果城

楊炎感元載薦引之恩報其仇讐修其政事若子

論楊炎紹
元載之過

之於父，然不亦過乎？載之言曰：原州居潘原、推沙堡之間，吐蕃棄而不居，故壘尚存。若城之二十日可畢，移京西軍戍之，草肥水美，軍食可自給，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會爲田神功所沮，不果。城故炎欲卒其志，以愚論之，二人皆失也。當是時，吐蕃雖爲唐患，然入寇有時，常使郭子儀、馬燧、李晟諸人保固吾圉，何足慮者？河北諸鎮，驕不奉令，所當先治。載不此之慮，顧與吐蕃爭舍，近圖遠置，叛臣而禦夷狄，豈緩急之

序哉？處置失當，立致涇卒之變，勞師費財，然後克之。而城竟不能立，謀之不臧，孰甚於此？故推公心，合公議，不失時措之宜，事猶難濟。況率其私情，紹述恩地，而不爲國計者哉？

自上卽位，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內不自安，遣使入奏，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朝廷賞一善，罰一惡，風動四方，速於置郵而傳命也。劉文喜叛亂當誅，旣已授首，藩鎮寧有不聞者，何必留其使人觀而後去，以生反側之心乎？故不

論德宗殺大
臣不以罪

使之觀則諸鎮畏威其心皆然獨使平盧使人觀之是示以欲討之之意而促其反也於是李正己連結成德嚴兵保境而河北之難起矣然後知人主一頓一笑樞機之發不可不慎蓋爲此也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詞多怨望召補州兵欲拒朝命上密遣中使縊殺之然後下詔賜死天下以爲寃

殺大臣者當有實罪庾準言劉晏與朱泚書書必可驗也召兵拒命兵必可覈也遣公正御史往忠

綱目節錄其
文

州鞫治如其不妄晏死何辭一聞讒言不復考按乃命中使密殺之非政刑矣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以服姦雄之心難矣故來瑱死於前而梁崇義僕固懷恩以爲辭劉晏死於後而田悅李正己以爲懼由殺之不以其罪也豈可謂我能殺之而不恤人之服不服哉

晏旣死後來言利者皆莫及

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

論劉晏可法
五事

者一曰集衆務在得人。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而已。此不獨可施之轉運事也。二曰戶口多則賦稅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爲先。此雖爲守爲令皆當力行者也。三曰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自餘州縣不復置。故雖天下吏員皆當減省不貴多也。四曰論大事不計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此又合於孔子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無遠慮則必有近憂者也。五曰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凡訟獄文移言上行下。

未有不以決遣爲利。滯淹爲害者也。此晏可法之五事也。然晏專用之理財則狹矣。晏之足國其功豈王鉷韋堅楊慎矜之比。然亦未免於誅死。何也。財者猶泉也。其名曰布。泉行不可壅。利布不可專。壅而專之。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方晏之總利權也。史言衆頗疾之。夫能爲國足用。非歸於已也。衆何自而生疾。是必有說矣。以故善爲國者不謀利。善持身者不以利。利者對害而言。背於義者也。

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其子惟岳自為留後奏求旌節上不許初田承嗣薨寶臣請以其子田悅繼襲代宗許之至是悅屢為惟岳請上不許或諫曰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向口因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也然則惟岳必為亂命不命等耳竟不許

論德宗欲速不能不濟

綱目錄其文

德宗所言皆是也不以小利妨大義不姑息目前而貽後患不為叛臣搖動而失朝廷之勢不用爵命弭亂而欲以威武整齊之皆人君之事也而不

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欲速故也

李正己累表請劉晏罪譏斥朝廷楊炎懼密諭之云晏昔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之由是有誅炎之志

楊炎心悖

春秋之義殺大夫獨稱君者出於君之意也稱國者君與用事之大夫同謀也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取之矣君之殺之及與用事之大夫同謀殺之豈皆當其罪乎故孔子並書之以戒操生殺之權者必奉天討不可以私亂之也然則劉晏之誅楊

炎爲元載報仇。德宗無預焉。可以免稱君之責矣。曰不然。君出令者也。臣行君之令者也。炎雖有誅晏之心。若德宗昭察。則炎之私安得行。炎初誣晏與黎幹劉忠翼同謀。而罷其四使。又託以奏事不實。而貶刺忠州。又誣以與朱泚通書。召兵拒命。而賜之死。此三者豈炎擅爲之。必皆奏稟而賜可矣。使德宗無意。安得中使銜制敕。至于忠州。然則晏之死。在炎則爲報元載之仇。在德宗則爲憾獨孤之事。正合春秋稱國以殺君。臣皆有責焉者也。而

炎乃欲免已之負。歸惡於君。可乎。孔子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則民作忠。君誠有過惡。臣子之義。猶當匡救于內。而隱諱于外。今乃反是。炎之心悖矣。其死也不亦宜乎。

郭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夫頃暫之誠。不足以動孺子。積之而

論郭子儀仗忠信安義命

著可以及豚魚。觀其平居未可驗，不憂不懼之實，行乎危難，然後見夷險如一之致。此子儀之所自爲也。人臣惟不能仗忠信，故功大而見疑，惟不能安義命，故位高而取疾。疑疾叢于厥身，則又設僞以事上，舞智以御下，喪廉耻，用威刑，無所不至。惟君是怨，惟士大夫是怒，其失愈遠，則曷若直道而行之爲平易無虞。如子儀未嘗失其富貴乎？夫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爲也。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竊恐其言之過矣。

初蕭嵩家廟在曲江，玄宗以娛遊之地，命徙之。楊炎惡嚴郢，盧杞令郢陷炎，會炎營家廟於蕭嵩廟地，且賣舊宅爲官廨。郢按之以爲有羨利，於法監主自盜當絞。杞因譖云：廟地王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建廟於其地。炎坐貶崖州司戶，中使護送，縊殺之。

論德宗殺楊炎不以罪

德宗欲誅楊炎者，炎則有罪矣。自貶官拜相，專復恩讐，視河北諸鎮連兵跋扈，曾不建討平之策。顧祖述元載，遠城原州，州不克城，反致涇卒變亂，行兩稅，革租庸調之善政，殺劉晏，致外諸侯之不服。

挾私報仇。歸怨於上。以此罪炎。炎無辭矣。乃聽盧
杞自盜之誣。異意之譖。遣中使縊之。則殺之。不以
其罪矣。炎其服乎。故爲天下者。譽人毀人。賞人刑
人。當明白公正。如權衡之於輕重。不少低昂。則物
情愜適。苟有一毫私意行乎其間。雖數百年而不
泯。是故刑賞非難。中理爲貴。

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朱泚攻拔之。惟岳懼。掌
書記邵真說惟岳入朝。祐知其謀。以告田悅。悅使其
讓之曰。尚書何負於大夫。而歸以反逆之罪。欲自洗

雪。如斬邵真。則相待如初。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
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負之不義。且魏博淄青
兵強食富。足抗天下。奈何遽爲二三之計乎。惟岳乃
斬真。發兵圍東鹿。兵又敗。燒營而遁。

以諸鎮相與言之。畢華謂惟岳不可負。田悅者是
也。以天下大義言之。魏博之不可負。比朝廷孰重。
權其重輕。斷以大義。斬畢華而從邵真。轉禍爲福
矣。乃怵邪說。棄忠謀。畢華之計行。邵真之身死。惟
岳興亡。於是乎決。是故聽言爲難。

論惟岳
惟岳忠謀

李惟岳既爲其將王武俊所殺，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張孝忠爲易定滄節度使，王武俊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深趙團練觀察使。武俊素輕孝忠，自以功在日知上，而孝忠爲節度，已與日知同列。又失趙定二州，心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遂不奉詔。

論朝廷忽事之過
自諸侯言之，一國君臣有定分。反者爲叛君，王武俊殺李惟岳是也。王朝所當誅，而况行賞乎？然惟岳不稟朝命，擅有土宇，詔諸道兵討之，降者有賞。

論朝廷忽事

則武俊非叛君，乃殺賊也。以恒冀賞之，宜矣。乃吝惜節鉞，削其二州，又分其糧馬。此則朝廷忽事之過也。與以趙定列之藩維，而不分其糧馬，武俊新立功，受知朝廷，其勉於忠義之節，必矣。范陽魏博正爾連衡，而武俊截然居中，不與潛悅。合則田氏先亡，朱爲之，次不待逾年而決也。惜哉！事幾已至，而應之失宜。使李泌、顏真卿、李勉在朝而至，然耶？劉洽攻李納于濮州，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遣其子弟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

論德宗自失
主策

其子弟納遂從與田悅合朝廷始以李洎兼徐海沂
都團練使海沂已爲納所據洎竟無所得

舉大衆討不庭而宰相以私怒失事幾中官以妄
言沮措置致可得者復失已臣者復叛則曷若不
舉之爲愈也使其不知是堂上拔城戶內禽將也
使知而不治是自失上策尚何他人之討乎盧杞
若不怒崔程先見張鎰而亟從李洎之請則平盧
失其右臂德宗若不聽宋鳳朝勿捨李納之說而
囚其子弟則田悅等喪其輔車於是魏博孤立河

西日節錄其

北定矣故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詔借商
人錢長安囂然如被寇盜

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費莫大於兵善用兵者先
富其民而實其府庫必不得已而舉猶當事不愆
素役不淹時則已橐弓矢衅車甲矣德宗誠有削
平諸叛之志慎擇賢才置之輔相修明政事安養
百姓持以十年諸鎮之守或死或老或傳其子弟
或歸于將佐其釁多矣然後出充羨之財命智勇

論德宗欲
戡而失其序

之將見可而進。必可以保大定功矣。而德宗眩聰明，逞智術，欲速成而失其序。當是時，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餘戶，稅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而籍兵七十六萬七千餘人，是稅戶四，穀斛三，而養一兵。他用不與焉。被甲荷戈者，既不常飽，量入以爲出，國非其國矣。好武功者，天子也。制國用者，冢宰也。兩河久無功，府庫不及支數月，借商稅屋之事起，而京城內潰，大駕蒙塵矣。春秋書鄭棄其師，君臣同責，豈非此類乎？君子於一言一行，猶必

綱目節錄其

稽其終而慮其弊，況三軍五兵之運，存亡繫焉，乃不爲後圖，使枵腹之人，與力士鬪，靡而已矣。李抱真、馬燧有隙，不相見，由是久無成功。李晟和解之，燧單騎造抱真營，釋憾結歡。

喜怒哀氣也，不爲喜怒所使，惟循理者能之。雖然，氣與理相爲勝負者也。純暴于氣，則理幾亡，化之爲難。馬燧聞李晟一言，平積時之憾，蓋其客氣不勝，而理義本明也。燧非知學者，尚能如此，學士大夫師孔子，誦詩書，以道德自任，而行乎情塗，由平

論廉簡馬李
可爲百世師

欲境口與理遠專以氣爲用宜其不能復於善也
前有廉頗藺相如後有馬燧李抱真可以爲百世
之師矣

盧龍司馬蔡廷玉言於朱泚曰滔多專擅不可付以
兵滔怒請泚殺之泚不從由是兄弟有隙及滔拒命
上欲悅其意貶廷玉柳州司戶

賞罰當功罪則姦雄服德宗當問蔡廷玉所言是
耶非耶苟其是長於藩佐命以他官何不可之有
苟其非則責以離間兄弟而顯黜之豈有不問是

論德示失人
君取人羣
道

非姑行貶削以悅叛帥而可懾其心者乎且廷玉
朱泚所主也假如滔悅則泚必慍矣悅其弟而慍
其元庸愈哉是皆非人君馭人羣之道也

朱滔以書遺朱泚欲與同反朝廷知之召泚於鳳翔
留之京師上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上
所重乃曰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行上俛首未言杞
曰陛下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則惟神算上顧鎰
曰才兼文武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拙而無辭以免
因再拜受命

盧杞以美言而傾張鎰，庸或難辨。至自謂貌寢不為三軍所服，則亦易見矣。宰相坐平廟朝，師表百官，統御諸將，內則神策宿衛十餘萬眾，外則藩方牧守，知又幾人。其所仰望，豈但鳳翔一軍之比。容貌寢陋，既不足以服鳳翔，則又何以服四海。且是時惟兩相，杞不自任，則其傾張鎰亦非難度者。而德宗惑溺，不之覺也。前史乃謂杞惡張鎰以忠直為上所重，非矣。上誠重忠直，杞之計必不行。惟其奸佞邪而惡忠直，是以鎰去朝廷而入虎口也。

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于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恐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魯公之言直矣，然盧杞不可與言者也。而與之言，又傷於直，此所以取禍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魯公清忠直道，再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己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得保身之明，無屑去之嫌，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相容之訴，而觸其所惡聞，難以言智矣。

田悅王武俊議奉朱滔為主。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
千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豈
得常爲叛臣。用兵旣無名。有功無官爵爲賞。使將吏
何所依歸乎。滔等以爲然。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
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
君子有言。雖盜賊相聚。禮樂未嘗亡。必有統屬。卽
禮也。必相聽順。卽樂也。此其良心不可滅者也。顧
爲利欲所昏。刑威所劫。則淪胥以敗。耳。李子千之
謀。惡爲叛臣。豈非棄彝懿德乎。惜乎惡其名而不

惡其實。見其小而不見其大耳。節度使抗朝廷。則
爲叛臣。相與稱王。其叛益甚矣。諸侯拒王師。則曰
用兵無名。稱王而用兵。無名益大矣。此徒以七國
楚漢間論。而不知時勢之不同也。子千苟能惡叛
臣之實。而見君臣之大義。破田悅王武俊之邪謀。
勸以順事朝廷。勿得專土。滔幸而聽。功孰與比。不
幸而斥而殺。其忠義之節。如秋霜烈日。終古不泯。
方之爲大盜。皆蹤卒以無成。徒穢簡冊者。其相去
不亦遠乎。

四年

論德宗以小人為飲食視君子若戈矛

李希烈攻陷汝州，上問計於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戰而下。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真其人也。上命真卿宣慰希烈，制下，舉朝失色。聽言之道，不以理揆之，則必以事觀之；揆以理，非上智不能也。觀以事，雖中才可勉矣。盧杞傾顏真卿而出之，其言似是而無此理，豈有凶悍叛逆之賊據土地，擲甲兵，戰勝攻克，又挾強援而肯為一老臣緩頰所下者哉？德宗不能以此推之，則當問杞以真卿不歸者復有何策。朕重失元老，卿能保

其不為希烈所害則可耳。乃一切信從，略不反復。真卿出使彌年，幽囚迫脇，至于見殺，其事著矣。蓋以建明不效，枉陷忠賢，而責杞乎，亦復漠然如無有也。為家者雞與犬為人所攘，尚且求之不置，若其健臧才隸，固不忍棄諸盜賊。德宗之心，以小人為飲食，視君子若戈矛，而魯公以八十之年，不知退休，遂陷大難，死非其所，豈不惜哉。

淮寧都虞候周曾密謀襲希烈，奉真卿為節度使，事泄見殺。

論真卿不
從周曾之計
綱目全錄其
文

論稅間架墊
陌錢事陋禍
疎

周曾之計若成。顏真卿肯從之乎。曰。從之則何以
異於群叛。真卿固不爲也。亦將勸以請帥于朝耳。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於是怨聲盈於遠近。

鶴羽鳥喙。食之必死。人知其毒也。則未有食之者。
苛政重斂之毒民。何啻於鶴羽鳥喙。而有國者往
往不知戒焉。何也。樂其便已。而忘其害之在後也。
上智之君。獨觀萬化之原。故能制治保邦。於未危
亂之時。豈復以剝民取禍哉。若夫中主。鮮不好貨。
姦佞之臣。窺見間隙。必有以批郤導窾。而中其欲。

綱目節錄其
文

如稅間架墊陌錢。其事至陋。而禍甚速。人君避之。
豈直當如鳩羽鳥喙而已。然其流終不能絕也。手
實之法。自室廬而及於釜盎。徇雞。不甚於稅間架
乎。入官者以百爲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
於墊陌錢乎。前世以此喪邦。後世以此理財。謂人
主可欺也。豈非孟子所謂民賊乎。

李勉遣唐漢臣救襄城。上遣劉德信助之。勉奏希烈
精兵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陽圍自解。遣
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

論德宗相中
而不信人

狼狽而反，賊邀擊大敗之。汴軍由是不振。人主雖不當親兵，而不可不知用兵之道。古之聖王，未有不知用兵之道，而能制世御俗者。惟知用兵之道，故擇賢將而付之兵，專任責成而已。所謂推轂授師，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是也。必從中覆者，蔽暗狹劣者也。惟漢光武智勇出諸將之上，故其遙制必中事會，違之輒敗。光武之自知亦審矣。雖太宗用英衛，固亦聽其所為也。德宗暗於大理，狹於用人，身在長安，又安知襄葉間便宜。詔使一出，

遂使汴軍敗弱，襄城不救，李勉失守，遙制之害如此。王剪所謂怛中而不信人者，德宗之謂矣。上發涇原兵救襄城，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一無所賜，詔京兆犒師，惟糲食菜餒，眾怒鼓噪，遂趨京城，令言自禁中馳出止之，軍士不聽，斬關而入，上倉卒出幸，羣臣不知乘輿所之，令言與亂兵迎朱泚而奉之。

論德宗昧於
覆霜堅水之
戩

膏肓之病，起於風寒暑濕，善治者治本而不治標，人見涇卒變生倉卒而不知其來久矣。自大曆三

年元載欲遠郭子儀自邠州徙馬璘鎮涇原自河中徙子儀鎮邠寧四鎮北邊之兵以羈旅勞弊重於遷徙遂謀作亂賴留後段秀實處之有方衆不敢動遂遷于涇然非所欲也及楊炎紹述載志築原州城涇當爲城具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地著卽來屯涇披荆榛立軍府今又投之塞外何罪至此於是劉文喜據州不受詔討之累月然後平涇人之心可知矣撫之不至結之不厚徒驅以威力無怨之人猶不可使况行怨民而又

搞以糲食菜餒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德宗以智術馭下而不能極深研幾一軍蓄憾十有八年昧於履霜堅冰甚矣離宮之厄桑道茂不幸而言中耳

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怏怏以兵劫之秀實自度不免謂子弟曰吾當以死殉社稷乃見泚泚喜問計秀實說之奉迎乘輿泚不悅他日召秀實議稱帝秀實悖然唾泚面大罵舉笏擊之泚匍匐脫走秀實遇害

論段秀實
死爲正

綱目節錄其
文

揚子雲有言。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君子曰。事至於無可奈何。則區區之命亦何足保。段秀實是也。秀實既在京師。惟有死耳。不死于家。則泚必召之。不得不見。見則必爲之用。而去道日以遠矣。秀實之志將有所圖也。故少忍以待。雖然。無濟理也。則亟死爲正。不然。將爲李陵。秀實亦可謂知所處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執羈勒以從。人臣所當爲。秀實不知此。而猶爲司農卿。見幾不敏。惜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

上在奉天。杜希全等四將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營於城東北。與城中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若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其驚多矣。今城中危迫。惟希全等來。若得營據要地。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令自漠谷進。果爲賊所邀。四軍敗潰。泚攻城益急。

論盧杞之言
似是而非

小人之言事。似是而非。盧杞曰。儻使援兵出乾陵。

是自驚陵寢其言似孝陛下行師豈比逆賊其言似忠此人主不權輕重者之所樂聞也陵寢宗廟一耳賊據宮闕汙辱宗廟而杞不以爲念援兵假道陵下那有震驚而杞乃誣之又以險言劫脇渾瑊謂比上於賊苟得人上收信制服異已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也凡人在宴安則智慮易昏當憂患則志識易明德宗于時迫蹙甚矣而於盧杞計未遺本飭小名妨大德之言曾不能辨也夫見不同則言不合其趨一則計必行湯之於伊尹高

宗之於傳說亦如是耳

李懷光旣解奉天之圍數言盧杞姦邪吾見上當奏誅之杞懼言於上曰若使懷光乘勝取長安一舉可克今聽其入朝賜宴留連使賊得爲備恐難圖矣上詔懷光直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

懷光數千里總衆勤王旣走朱泚解重圍於禮亦有問勞宴賜慰撫將士通君臣之情而賞典行焉

論德宗不知
將之道

縱使盧杞入言德宗自欲召見有何不可而問勞之使不出宴賜之惠不施賞賚之典不行直使引軍擊賊雖富家待滅聚不至若是薄矣在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德宗不知將將之道夫豈特盧杞之罪哉處置一失朱泚未滅而懷光已叛故曰事苟善處雖敗可以爲功苟不善處雖勝足以爲敗居懷光之地者若郭子儀乃能無怒焉耳。

論德宗不知
聖人之學

上曰朕本好推誠多被姦人賣弄今致患害反在推誠誠之爲道固非德宗所知使老學宿師爲之言亦豈易哉凡言至德者惟得其似猶以雪喻白以墨喻黑明其然矣而不能了其所以然故凡言誠者亦曰質朴純實而已矣至誠者天也天豈質朴純實而已乎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思至於是是謂以人合天然則誠固質朴純實而以質朴純實爲誠則不可聖人貞觀如天地貞明如

日月無一理之不盡，無一善之不該，無一事之不知，無一治之不立。如是然後可以言誠。學者不能至也，則必閑邪去僞以存其心，其心常存則理明義精，於人之賢否必能知也，於事之是非必能斷也。此思誠之效也。夫豈椎然木塊然土瞠視呿口，則亦唯否亦唯，曰井有人焉，亦將從之之謂耶。德宗之所謂推誠者，推此而已。故於所不當信而信之，由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易其言。夫豈但德宗益人君之通患也。

論德宗不能
退好

李懷光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上不得已貶之。慶賞刑威曰君，故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移。當賞不賞，迫於公議而後賞；當刑不刑，迫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在上，而人畏愛之心他適矣。德宗保養巨姦，濱於危亡而不忍去，若僥倖無議之者，猶且使竊據高位，而終不以危亡之責歸之也。及李懷光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黜杞等，是爲天子而不能退姦，而將帥乃能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卽肆逆者，非獨盧杞召之，乃德宗有以來之。

興元元年

論陸贄納忠

矣。夫朝廷得失，非外將所當預。况恃功挾眾，而請黜宰輔，與兵諫何異。德宗早用陸贄言，自罷杞等，則下陵上替之勢，何自而起哉。

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尊號。陸贄曰：尊號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嬴秦德衰，兼皇與帝，人主輕重不在名稱。與其肆尊稱以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

嗟乎人之爲諂者何其多，而納忠者何其少也。君

父失守，宗社播越于外，盜據京闕，四郊多壘，而奉天羣臣請更加尊號，以爲不忠歟。則方履危難，何忍不忠，直無識耳。向使陸贄扈從不及，逆耳之言不聞，諂請遂行，則滅亡之勢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贄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德宗若深思而切問之，贄必有格言，舉其君於堯舜禹湯之盛矣。

赦天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停罷。

論先王取民
之制當遵

方未幸奉天之時，若有請罷墊陌等暴斂之事者，
方軍乏興，人必指爲孟浪之言，謬悠之說矣。奉天
圍解，匱闕益甚，一旦盡罷利入七八條，反不聞不
足之患，則知向者言利之臣，乘時掎克，德宗悅其
橫入之多而聽之也。雖然，先聽之以致亂，後罷之
以致平，猶賢於血入于牙，不肯吐口者。此七八條
在當時所謂暴斂，流及後世，遂爲經常之賦。民曰
益窮，亂日益滋，德又下衰矣。必欲裕百姓，安邦國，
興教化，息爭奪，以致隆平熙治之治，不遵先王取

民之制，未見其可也。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
贄以爲戰賞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上疏力
諫，上命去其榜而已。

論德宗不足
用爲善

人嘗爲虎豹所驚，毒藥所傷者，言之猶有怖色。况
復犯之乎？德宗以專欲致禍，至於食蕪菁根，求襦
袴不得，憂恐涕洟，事才宿昔耳。憤而不啓，悱而不
發，困於心，衡於慮，而不作，徵於色，發於聲，而不喻，
無安也，無危也，惟利是比，無治也，無亂也，惟貨是

黷自古人君不足用為善，蓋鮮儷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懇懇至到，盡事之之義，不以其君難語而永矢弗告，其誰能不起遁光膠口之意哉。故以德宗之僻，益顯陸贄之賢也。嗚呼，贄可為人臣之式矣。

清河後人張聞升重校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二 終

